

《国家与革命》注释

(供内部学习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宣传小组编印

一九七二年三月

《国家与革命》注释

初版序言

垄断资本主义 (3 页) [*]	(1)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3 页)	(2)
机会主义 (3 页)	(3)
社会沙文主义 (3 页)	(3)
普列汉诺夫 (3 页)	(4)
波特列索夫 (3 页)	(5)
布列什柯夫斯卡娅 (3 页)	(6)
鲁巴诺维奇 (3 页)	(7)
策烈铁里 (3 页)	(7)
切尔诺夫 (3 页)	(8)
谢德曼 (3 页)	(8)
列金 (3 页)	(9)
大卫 (3 页)	(10)
列诺得尔 (3 页)	(11)
盖德 (3 页)	(11)
王德威尔得 (3 页)	(12)

(* 《国家与革命》单行本页数)

海德门 (3 页)	(13)
第二国际 (4 页)	(14)
俄国1905年革命 (4 页)	(15)
1917年革命 (俄国二月革命) (4 页)	(16)

第 一 章

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 主义者” (6 页)	(17)
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摧残 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 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 (6 页)	(18)
仿佛马克思培育出极有组织的工人联合会 是为了进行掠夺战争！ (6 页)	(18)
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风气空前流行的时候 (6 页)	(19)
考茨基主义 (7 页)	(1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7 页)	(21)
国家也不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现 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 (7 页)	(21)
国家是“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 力量” (7 页)	(22)
市侩 (8 页)	(23)

社会革命党(8页)	(23)
孟什维克(8页)	(24)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一下子就完全滚到	
“国家”“调和”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理	
论方面去了(8页)	(25)
特殊的武装队伍(9页)	(26)
氏族(9页)	(27)
他们没有经历过,也没有亲眼看到过一次伟大	
的革命(10页)	(27)
斯宾塞(10页)	(28)
米海洛夫斯基(10页)	(29)
有的时候,如在北美某些地方,这种社会权力	
是薄弱的(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罕见	
的例外,以及在帝国主义以前时期北美那些	
自由垦殖者占多数的地方)(11页)	(30)
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经把社会权力猛增到势	
将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11页)	(31)
恩格斯的最后的序言写于1891年6月16日。当	
时向帝国主义的转变,无论就托拉斯的完全	
统治或大银行的无限权力或大规模的殖民政	
策等等来说,在法国还是刚刚开始,在北美	
和德国更要差一些(11页)	(31)

1914年至1917年由于英德两国争夺世界霸权和 由于瓜分赃物而进行的强盗战争，使强盗国 家政权对社会一切力量的‘吞食’，接近于 彻底崩溃的地步（11页）	（33）
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竞争”是各 大强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社 会沙文主义的恶棍们在1914年至1917年，即 正是这个竞争加剧了许多倍而引起了帝国主 义战争的时候，却用“保卫祖国”、“保卫 共和国和革命”等等词句来掩盖他们维护 “自己”资产阶级强盗利益的行为（11页）	（33）
代议制（12页）	（34）
专制君主制（12页）	（35）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12页）	（35）
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12页）	（36）
德国俾斯麦时代（13页）	（38）
克伦斯基政府（13页）	（40）
在民主共和国内，“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 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 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 “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法国和美国） （13页）	（41）

帕尔钦斯基 (13页)	(43)
辛迪加 (13页)	(43)
阿夫克森齐也夫 (13页)	(44)
斯柯别列夫 (13页)	(45)
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14页)	(45)
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 (14页)	(46)
中世纪 (15页)	(47)
无政府主义 (16页)	(48)
黑格尔主义的毛病 (17页)	(49)
半国家 (17页)	(49)
三十年战争 (19页)	(49)
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 (19页)	(50)
折衷主义 (20页)	(50)
《共产党宣言》……的结尾部分 (20页)	(51)
《哲学的贫困》……的结尾部分 (20页)	(52)
《哥达纲领批判》 (20页)	(52)

第 二 章

“民主的和平发展” (22页)	(53)
国家的这个定义……同改良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 它直接打击了“民主的和平发展”这种常见的机 会主义偏见和市侩幻想 (22页)	(54)

法国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的历史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英、法、意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23页）	（55）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23页）	（57）
马克思的一生都在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23页）	（57）
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24页）	（58）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25页）	（58）
“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半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站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鼠鼠！”（25页）	（59）
第一次法国革命发展了中央集权（25页）	（61）
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25页）	（61）
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25页）	（62）
议会制共和国（25页）	（63）
社会民主党（26页）	（63）
黑帮分子（27页）	（64）
我们看一看俄国在1917年2月27日以后这半年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吧：以前黑帮分子把持的官吏位置，现在成为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脏物了。（27页）	（65）
立宪民主党（27页）	（68）

文艺复兴时代 (29页) (69)

从1871年起, 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

停顿了 (29页) (70)

梅林 (30页) (71)

魏德迈 (30页) (71)

至于讲到我,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

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 都不是我的功劳。在

我以前很久, 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

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

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 (30页) (72)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31页) (73)

第 三 章

《法兰西内战》 (33页) (74)

库格曼 (34页) (75)

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 (35页) (75)

司徒卢威 (35页) (75)

葡萄牙革命 (35页) (76)

土耳其革命 (35页) (77)

基督教 (39页) (77)

伯恩施坦 (39页) (78)

原始民主 (39页) (80)

桑巴 (41页)	(80)
韩德逊 (41页)	(81)
斯陶宁格 (41页)	(81)
布兰亭 (41页)	(81)
比索拉蒂 (41页)	(82)
无政府工团主义 (41页)	(82)
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 (41页)	(83)
鲁萨诺夫 (43页)	(84)
晋集诺夫 (43页)	(84)
蒲鲁东主张的联邦制 (46页)	(84)
巴枯宁 (48页)	(86)
中世纪公社 (49页)	(87)
孟德斯鸠 (49页)	(87)
吉伦特派 (49页)	(88)
1851年事变 (50页)	(88)

第 四 章

《论住宅问题》 (51页)	(89)
蒲鲁东主义的“赎买”办法 (52页)	(89)
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 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 会。 (52页)	(91)

布朗基主义者在公社以后因受到公社经验的影响	
而转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上 (53页)	(91)
《反杜林论》(53页)	(92)
驳斥蒲鲁东主义者即“自治论者”或“反权威主	
义者”的论文..... (54页)	(94)
政治国家(56页)	(95)
给倍倍尔的信(57页)	(96)
白拉克(58页)	(97)
“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	
挖苦我们”(59页)	(98)
李卜克内西(60页)	(98)
爱尔福特纲领草案(60页)	(99)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61页)	(100)
国家社会主义(61页)	(101)
反社会党人法(62页)	(102)
反动的小邦分立制和“普鲁士主义”(63页)	(103)
1866年和1870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64页)	(103)
荷兰和波兰两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自己的”	
小国的狭隘市侩民族主义的极正当的斗争中, 却	
常常表现出有这种倾向(65页)	(104)
需要单一的共和国, 但并不是象现在法兰西共和国	
那些的共和国(65页)	(106)

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权 (65页)	(106)
被克伦斯基和其他“社会主义”部长的政府封闭的	
《真理报》(66页)	(107)
卡芬雅克式的荣幸(67页)	(108)
策烈铁里先生所率领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的	
联盟(67页)	(108)
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67页)	(109)
德国社会民主党.....1914年遭到可耻的破产的	
根源(68页)	(110)
党对1913年的.....“与教会分离的运动”	
的态度(68页)	(111)
考茨基的论文中为机会主义打开大门的暧昧	
言论(68页)	(111)
世袭君主制(71页)	(112)
社会民主主义者(71页)	(112)
法国的蒲鲁东派(72页)	(113)
德国的拉萨尔派(72页)	(113)
共和党人和“革命”市俗民主派在七——八月间	
对我党实行迫害,“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获	
得了全民的荣誉(73页)	(114)
在四月间提出的改变我党名称的建议(73页)	(115)

第 五 章

- 拉萨尔主义 (74页) (116)
- 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
- 发展论 (75页) (117)
- 乌托邦 (75页) (118)
- ‘现代国家’却各不相同。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
- 同在瑞士完全不同，它在英国同在美国完全不
- 同 (76页) (118)
- 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忘记、现在又被害怕社会主义
- 革命的机会主义者所忘记的那一点 (76页) ... (119)
- 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只供奴隶
- 主享受的自由大致相同 (77页) (119)
- 资本主义向前发展，决不像自由派教授和小资产阶
- 级机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地、直接地、
- 平稳地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 (78页) (120)
- 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
- 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
- 社会，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
- 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 (82页) (121)
- 资产阶级的法权 (82页) (122)

杜冈 (83页)	(123)
夏洛克 (86页)	(124)
……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小说中的教会学校 学生 (86页)	(125)
剥夺资本家, 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 “辛迪加” (87页)	(125)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同共产主义高级 阶段之间的差别, 在政治上说, 将来也许很大(87页)	(126)
格拉弗 (87页)	(127)
柯尔涅利逊 (87页)	(127)
克鲁泡特金 (87页)	(128)
格耶 (87页)	(128)
(……格拉弗、柯尔涅利逊……变成了社会沙文 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当中还有人丝毫没 有学到什么东西) (87页)	(128)
经院式 (88页)	(129)
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88页)	(130)
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 (89页)	(130)
统计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 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须的主要 条件 (90页)	(131)

第 六 章

普列汉诺夫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

一书 (92页)	(132)
施蒂纳 (92页)	(133)
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他们	
“自己的”，认为它能证实他们的学说 (93页)	(133)
米勒兰 (94页)	(134)
饶勒斯 (94页)	(135)
“橡皮”决议 (94页)	(136)
考茨基的《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 (98页)	(137)
西欧1789——1871年的革命时期 (99页)	(137)
潘涅库克 (100页)	(138)
卢森堡 (100页)	(139)
拉狄克 (100页)	(140)
“中派” (100页)	(140)
维伯夫妇 (104页)	(141)
科尔布 (107页)	(142)
屠拉梯 (107页)	(142)

初 版 序 言

垄断资本主义（3页）

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最大特点是自由竞争。后来无数小企业在竞争中迅速分化，逐渐集中到少数大资本家手中，这些大资本家又彼此联合，组成垄断组织，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

垄断资本主义按照列宁的定义，主要有五个基本经济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积聚已经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融为一体，在这个“财政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财政寡头；（3）与商业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分割世界的资本家的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8页）

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由于资本主义发展

的不平衡，对于领土和市场要求再瓜分，这是垄断资本主义造成全世界性的帝国主义间的大战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基本原因。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侵略战争的土壤。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3页）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合为一体的垄断资本主义。它充分利用国家的权力，加速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加紧压榨劳动人民，加紧吞并中小企业，加剧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相互兼并，并且加强垄断资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和扩张。它打着“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反对垄断”的幌子，用“国家”的名义进行欺骗，以隐蔽的巧妙手段，把大量的利润转移到垄断资本集团的手里。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达到最高程度，为社会主义提供最完备的物质准备；同时又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锐。它表明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但帝国主义是不会自行灭亡的，无产阶级只有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

专政，才能求得自己和全人类的解放。因此，列宁说：
“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不容延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国家与革命》单行本61页）

机会主义（3页）

是指工人运动中，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它主张阶级合作，走议会道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机会主义是牺牲根本的利益，贪图暂时的局部的利益。”

社会沙文主义（3页）

尼古拉·沙文是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一手下的一个军人。他盲目崇拜拿破仑，狂热地拥护拿破仑的侵略扩张政策，鼓吹法兰西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主张用暴力扩张法国势力。后来，就把类似的思想行为泛称为沙文主义。所以，沙文主义就是指把自己的民族利益看得高于其他民族的利益，煽动民族仇

恨，主张侵略和压迫别的民族思想和行为。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沙文主义”。（《国家与革命》第3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公然投向资产阶级的怀抱。他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来欺骗工人阶级，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放弃阶级斗争，投票赞成军事预算，积极地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维护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说：“社会沙文主义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因为它已经“成熟到同资产阶级公开结成联盟的地步。”（《列宁全集》第21卷，第422，424页）

在社会沙文主义者中间，直接站到资产阶级方面的，如普列汉诺夫、谢德曼、盖得等，是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此外，还有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即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是一种更加狡猾，更加阴险的机会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3页）

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是俄国孟什维克首领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首领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叛

徒。

普列汉诺夫出身于一个小地主家庭。最早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后与之断绝关系。他写的《论一元论史观之发展》给予民粹派思想以严重打击。1883年组织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是俄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顽固地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1905年12月武装起义失败时，他咒骂革命群众运动，指责群众“本来是用不着拿起武器的。”列宁痛斥他是臭名昭著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站在资产阶级护国主义立场上号召保卫资产阶级“祖国”，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认为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主张维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武装夺取政权，对十月革命采取仇视的态度，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波特列索夫（3页）

波特列索夫（1869—1934年），俄国孟什维克首

领之一。

1900年参加列宁领导的《火星报》的工作。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公开反对列宁。在1905年和斯托雷平反动时期，领导孟什维克中的右派，成为取消主义理论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赤裸裸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他咒骂第二国际反战的“巴塞尔宣言”是幻想，攻击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4页）的革命口号是梦想。1916年他在莫斯科创办了取消主义的机关刊物《事业》杂志，公开地鼓吹护国主义。1917年他领导自由资产阶级的《今日报》，煽动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对苏维埃。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

布列什柯夫斯卡娅（3页）

布列什柯夫斯卡娅（1844—1934年），俄国社会革命党创始人之一，该党的极右翼。

她从19世纪70年代就从事政治活动，1902年组织社会革命党，坚持政治恐怖手段，主张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联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坚决支持

帝国主义战争，二月革命后，是克伦斯基政府的积极支持者。十月革命后，鼓吹所有的反革命力量组成“俄罗斯复兴同盟”，企图用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1919年逃亡国外，极力支持武装干涉苏联。她是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的凶恶敌人。

鲁巴诺维奇（3页）

鲁巴诺维奇(1860—1920年)，俄国社会革命党首领之一，社会革命党驻第二国际执行局代表，社会沙文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法、俄等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会议上积极投票赞成沙文主义的决议，公开鼓吹，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帝国主义战争。

策烈铁里（3页）

策烈铁里(1882—1959年)，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第一届资产阶级临时联合政府的邮电部长，后任内务部长。

1917年6月11日在彼得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他公开演说，主张解散工人武装，反对布尔什维克6月23日举行示威的决定，策划把反动军队调来镇

压和屠杀革命工人和革命士兵。列宁尖锐地指出：他“彻底出卖了革命事业……使自己和自己的党以及苏维埃变成了反革命的遮羞布。”（《列宁全集》第25卷，第167页）十月革命后，他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反革命政府的首脑，疯狂地反对苏维埃政权。1921年逃亡国外。

切尔诺夫（3页）

切尔诺夫（1876—1952年），俄国社会革命党首领之一，该党的中央委员和机关报编辑。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与资产阶级合作，任第一届资产阶级临时联合政府农业部长。七月事变后，辞去部长职务，任立宪会议主席，他是镇压和屠杀革命工人和士兵的刽子手。十月革命后，他多次组织反革命武装叛乱，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

谢德曼（3页）

谢德曼（1865—193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之一。出身一个家具商家庭。190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11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国会党团

主席团委员和国会副议长。1913年倍倍尔去世后，他与艾伯特一起同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堕落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他极力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辩护，用“保卫祖国”的口号欺骗无产阶级，使他们放弃阶级斗争，投票赞成政府的军事预算。谢德曼还受德国政府的指使跑到瑞士、瑞典、丹麦等中立国家，劝说这些国家的社会党人赞助德国帝国主义战争。

十月革命后，谢德曼公开投入反革命营垒，他支持德国帝国主义侵略苏维埃俄国。1918年德国发生革命危机时，他参加了德皇内阁政府，任内务大臣。德国十一月革命后，他担任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的财政部长，1919年2—6月任临时政府内阁总理，与艾伯特一起，残酷镇压德国的革命运动，成为屠杀无产阶级的刽子手。

列金（3页）

卡尔·列金（1861—1920年），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德国工会的机会主义首领，修正主义者，工人阶级的可耻叛徒。

列金从1890年开始，担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的主席，后任书记。1913年开始担任国际工会书记处主席。1893—1920年为国会议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他利用职权为帝国主义效劳，出卖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利益，驱使工人为资产阶级卖命，并极力阻挠和破坏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列宁痛斥列金是“工人出身的替君主制和反革命资产阶级效劳的最可恶的刽子手”。（《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7页）

大卫（3页）

爱德华·大卫（1863—193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首领之一。1903年起任德国国会议员，1918年10月出任德皇内阁的外交副大臣，1919—1920年先后担任内务部长、不管部长。

在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他公开支持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以“保卫祖国”的口号来欺骗工人，在其所著《世界大战中的社会民主党》一书中公开维护德帝国主义利益。他反对列宁所提出的

“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革命口号。列宁说：“大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毕生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工人运动的分子”。（《列宁全集》第21卷，第248页）

列诺得尔（3页）

列诺得尔（1871—1935年），是法国社会党右翼领导人，继饶勒斯之后，担任法国社会党机关报《人道报》的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下院议员，由改良主义公开滚到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和本国资产阶级同流合污，主张将“战争进行到底”，是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痛击列诺得尔是“最凶恶的法国社会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可耻的走狗。”（《列宁全集》第23卷，第287页、381页）十月革命后，一贯反对苏维埃和共产党。1933年脱离社会党，组织法西斯“非社会主义者”组织。

盖德（3页）

盖德（1845—1922年），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

机会主义首领之一。

在法国第二帝国时期，他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他拥护过巴黎公社革命，但他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的条件下，盖德也就完全滚进了机会主义的泥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盖德公开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宣传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持“国内和平”和“保卫祖国”的口号，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堕落成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他还参加了法国资产阶级内阁，任不管部部长。

王德威尔得（3页）

王德威尔得（1866—1938年），比利时社会党人和第二国际的右派首领之一，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1900年起担任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1914年参加比利时资产阶级政府，担任国务大臣。以后，还担任过司法部长、外交大臣、不管部大臣等职。俄国二月革命后，曾到俄国鼓吹继续进行战争。十月革命后极端敌视苏维埃政权，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给予了无情批判。1930年曾来中国进行

反革命的游说，极力诬蔑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海德门（3页）

海德门（1842—1921年），英国社会党的右翼首领之一，社会沙文主义者。1880年他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后，就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同马克思接近，并阴谋取得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1881年他创立了“民主联盟”（1884年改称为“社会民主联盟”）。他鼓吹议会道路，反对革命，胡说什么只要有普选权，革命便是多余的。恩格斯曾对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说：海德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冒险家，拉萨尔的一切坏处在他身上都体现出来，而且有过之无不及”。1889年海德门又同法国的“可能派”勾结在一起攻击恩格斯，企图夺取创立第二国际的领导权。但是这一阴谋没有得逞。

1911年海德门把“社会民主联盟”改组为“英国社会党”，竭力宣传沙文主义。1913年因要求扩充英帝国主义的海军遭到广大普通党员的反对，被迫退出英国社会党执行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支持帝

国主义战争，变成一个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分子。1916年被开除出党，随即又与其追随者组织了“国家社会党”（后又改名“社会民主联盟”）。他十分敌视十月革命，并主张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干涉。

第二国际（4页）

第二国际（1889—1914年）是欧美各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于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成立。它是在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中建立的。在恩格斯的领导和影响下，第二国际召开过三次代表大会，进行过反对无政府主义、军阀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促进了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基本上保持了革命的立场。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内部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势力大大抬头，以至发展到占统治地位。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右派领导集团终于公开背叛了工人阶级立场，抛弃了国际主义原则，站到本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支持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掠夺战争，煽动各国无产阶级互相屠杀。这样，第二国际就堕落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而彻底破产。

俄国1905年革命（4页）

俄国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失败，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广大人民对沙皇制度的不满与日俱增。1905年1月9日，彼得堡工人示威游行，遭到沙皇的血腥镇压，激起各地工人的抗议罢工和示威游行，革命爆发。1905年秋，革命风暴席卷全国。200万以上工人参加十月全俄大罢工；三分之二以上县分掀起农民起义；士兵骚动此起彼伏；民族解放运动逐日高涨。为了缓和矛盾，窒息革命，沙皇公布《十月十七日宣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支持这一宣言，认为俄国从此将走上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道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号召无产阶级举行起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12月，莫斯科和其他许多城市爆发武装起义，由于缺乏统一行动，最后被镇压。但革命并未停止。1906年，约100万工人参加罢工。1907年，约74万工人参加罢工。农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也蓬勃展开。1907年6月3日，沙皇政府背弃了《十月十七日宣言》，解散国家杜马，逮捕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

公布更反动的新选举法，从而结束了革命，恢复了专制统治。1905—1907年的革命失败了。这次革命推动了欧亚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锻炼了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列宁称它为十月革命的“总演习”。

1917年革命（俄国二月革命）（4页）

二月革命是俄国的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沙皇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饥饿、贫困和死亡，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1917年2月18日（俄历）彼得格勒的工人开始罢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之下，很快发展为反饥饿、反战争、反沙皇制度的起义。这次起义席卷全城，有六万士兵也参加了起义。起义的工人和士兵拘捕了沙皇的大臣和将军，打倒了沙皇制度。全俄各大城市的工人和前线士兵也纷纷响应，赶走了沙皇官吏，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但是，俄国资产阶级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帮助下，利用广大群众缺乏政治经验，窃取了政权。二月革命后，在俄国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十月革命才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

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

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6 页)

这句话是列宁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行为的讽刺。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已经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站到本国的资产阶级一边，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但是他们仍然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列宁这句话就是针对这个情况来说的。为什么他已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而又要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呢？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十分恰当的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他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说，社会沙文主义已经臭了，他通过乔装打扮，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以便欺骗和愚弄群众。

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摧残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6页）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德国的资产阶级一贯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为德国帝国主义掠夺战争服务时，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仅不反对他，相反还对他进行称赞。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败坏了马克思的声誉，在此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也就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企图把马克思“变为无害的神象”，以达到他们欺骗和愚弄群众的卑鄙的目的。

仿佛马克思培育出极有组织的工人联合会是为了进行掠夺战争（6页）

这句话里所讲的工人联合会是指第一国际。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是在马克思的关心和培育下建立起来的，第一国际中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句话的意

思是说，马克思所培育出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为了进行革命，而不是为了进行掠夺战争。列宁这句话是对站到本国帝国主义一边为帝国主义掠夺战争服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谴责。

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风气空前流行的时候(6页)

这是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既有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又有机会主义的歪曲，而机会主义又不是个别的人，第二国际的那些党，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以外，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考茨基主义(7页)

考茨基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种修正主义思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形成，以考茨基为其代表。曾在第二国际中占统治地位。

考茨基(1854—1938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首领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

1874年参加社会民主党。但他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许多原则性的问题上，曾经不只

一次地表现了动摇和失节。如在他参加起草的爱尔福特纲领中回避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一股修正主义逆流。考茨基从1896年起，在《新时代》杂志上不加任何评论地连续发表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文章，并为其辩解。1910年他同希法亭、鲍威尔等组织第二国际的“中派”。这是一个更狡猾、更隐蔽的机会主义集团。列宁尖锐地指出：“‘中派’是被腐败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等等环境败坏了的顽固派，是惯于找个安乐窝和‘稳当的’工作的官僚。”（《列宁全集》第24卷，第54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考茨基采取了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拥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他提出了“超帝国主义”的谬论，极力鼓吹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公开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后，他疯狂反对苏维埃政权。自1918年起写了不少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他还公开地进行颠覆活动，亲自跑到格鲁吉亚支持孟什维克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主张公开发动反苏武装干涉。考

茨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等著作中对考茨基及考茨基主义给予了彻底的批判。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7页）

是恩格斯1884年所写的一部经典著作。这本书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遗言，在充分研究了摩尔根（美国人种学家）提供的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的形成、发展和瓦解，以及私有财产、阶级和国家的发生，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及其意义。它有力地批判了私有制、国家是“永恒”的等等谬论。

国家也不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7页）

黑格尔（1770—1831年）是德国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之前，就有一个“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客观地存在着。宇宙

间的万物都是这个“绝对观念”变化发展的体现，而国家就是“绝对观念”最重要的体现。黑格尔这样说过：“国家是地上的精神”，“国家是神（上帝）自身在地上的行进”。黑格尔的这种唯心主义国家观，完全抹杀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把国家看作是永世长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恩格斯在这里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国家起源论。

国家是“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7页）

这句话包含两方面的含意。一方面是用国家同氏族公社比较来说的，在氏族社会里也有组织，如氏族委员会等，但这种组织是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而国家却和氏族社会的组织不同，它是站在构成社会主体的人民之上的，它脱离人民，成了压迫人民的工具。驾于社会之上，就是指同构成社会主体的人民的脱离。另一方面是指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实际上他并没有离开社会，他同社会中的某一个阶级，即统治阶级密切地联系着，成为统治阶级进行压迫的工具。所以说，国家从表面上看，它是驾于社会之上，实际上并不是驾于社会之上。

市儉（8 页）

指在旧社会做买卖的介绍人，即狡猾唯利是图的商人。在这里是形容那些非常狡猾的教授们。

社会革命党（8 页）

社会革命党成立于1902年初，是由俄国的各种仇视马克思主义的民粹派小组和集团组成的。开始它是作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出现的。后成为反革命组织。主要代表人物有切尔诺夫，克伦斯基等。

在1905年至1907年革命时期，它同自由资产阶级百般妥协，帮助沙皇欺骗工农，引诱群众脱离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同孟什维克一起窃取了工兵苏维埃的领导权。他们认为革命已经完结，目前任务只是把它巩固并转上“正常的”宪制的轨道，即转向资产阶级的轨道。经过密谋之后，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等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成为反对苏维埃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与武装叛乱的组织者。1920年被消灭。

孟什维克（8页）

孟什维克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俄国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策烈铁里，波特列索夫等。

孟什维克是俄语的译音，少数派的意思。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党纲、党章和党中央机关选举问题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拥护列宁的革命的建党路线的一派占多数称布尔什维克，反对列宁的机会主义派占少数称孟什维克。

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的首领们进行了分裂活动。日俄战争时孟什维克采取了护国主义的立场。1905年革命时，反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反对工农联盟和武装起义以及革命后建立临时政府等。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孟什维克发生了分裂，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少数人成了“护党派”，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多数人屈服于反动恐怖，主张用合法的团体来代替党，否认建立秘密党的必要，因此被称为取消派。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上把孟什维克驱

逐出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孟什维克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公开投入了反革命营垒。十月革命后，公开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成为帝国主义的奸细和走狗。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一下子就完全滚到“国家”
“调和”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理论方面去了（8页）**

下面用三个事例来说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滚到阶级“调和”论方面的情况。（1）1917年2月革命胜利后，正当无产阶级应当掌握政权的时候，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偷偷的和国家杜马中的资产阶级代表达成协议，决定成立以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人李沃夫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把国家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的克伦斯基在临时政府中混上了一个部长的角色。和资产阶级实行了妥协。这是滚到阶级调和论方面的一个例子。（2）1917年4月27日，孟什维克的策烈铁里在各界国家杜马代表会议上，发表了一个所谓“全民纲领”的演说，他说“俄国革命的一切任务，他的全部实质取决于有产阶级”“是否了

解这个全民纲领不是专门的无产阶级纲领……”。很明显“全民纲领”就是把对立阶级调和起来。列宁当时十分尖锐的指出，策烈铁里忘记了阶级斗争，滚到了阶级妥协、阶级调和的立场上去了。（见《列宁全集》24卷295页）（3）孟什维克的普列汉诺夫在谈到和资产阶级联合时，曾说，“联合就是协调，协调就是不斗争，谁要赞成协调，谁就拒绝进行斗争，谁要进行斗争，谁就不联合”。这充分表明了他的阶级调和论。仅就这三个方面情况来看，就充分说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无产阶级需要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时，他们从言论到行动，一下子就完全滚到国家调和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理论方面去了。

特殊的武装队伍（9页）

特殊的武装队伍是和氏族社会的居民的自动武装组织相比而说的。在氏族社会里，也有武装组织，但是，那是居民的“自动武装组织”。它是为了防御别的氏族的侵袭和野兽的伤害，居民自动地组织起来的。这种组织没有脱离社会，没有脱离人民，没有脱离生产。而作为国家力量的特殊武装队伍，它已和社

会、人民、生产脱离了，成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了。所以列宁说：“……因为任何国家所具有的社会权力已经‘不再直接符合’……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了。”（《国家与革命》第9页）

氏族（9页）

氏族是在人类社会最早的原始群基础上产生的。它是原始公社制度下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也是人们的生产和经济组织形式，又称为“氏族制度”或“氏族公社”。氏族的成员完全是由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而联系起来的。氏族经过了母权制和父权制两个发展阶段。在氏族社会中，生产资料公有，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没有剥削和压迫，因而也没有阶级和国家。

他们没有经历过，也没有亲眼看到过一次伟大的革命（10页）

在十九世纪末，绝大多数的欧洲人对军队和警察习以为常，认为这是不值得注意的东西。他们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军队和警察是

一种镇压的力量。所以列宁说：“他们没有经历过，也没有亲眼看到过一次伟大的革命。”

意思是说，自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之后，直到1905年俄国民主革命时期，欧洲革命，暂时停顿，处于一个和平发展时期，因此，大多数欧洲人既没有经历过也没有看到过一次伟大的革命，他们更不了解居民武装组织是什么。因此，他们对特殊的社会权力就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所以有些人对为什么会有警察、军队，就用有机派国家论来作解释。而有机派国家论是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为维护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反动理论。正如列宁指出的，这种解释他“掩盖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这个主要的基本的事实”。（《国家与革命》第10页）

斯宾塞（10页）

斯宾塞（1820—1903年），英国的反动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资产阶级反动的理论“社会有机论”的创始人。他认为人类社会如动物一样，也是一个有机体。动物机体有三个器官系统，即营养系统、分配和调节系统。与此相仿佛资本主义社会也应该有三个阶级。

即担任“营养职能”的工人阶级，担任“分配和交换职能”的商业资本家，以及担任“调节生产职能”的工业资本家。而资产阶级国家则是人体的神经系统是总管。斯宾塞认为社会划分阶级，如同生物的发展规律一样，也是一种自然进化的结果。从而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国家是“自然”的和“永恒”的。他完全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和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他恶毒诬蔑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违反自然的”。斯宾塞的反动社会有机论在西欧和俄国庸人中甚为流行。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列宁对这个反动理论做了尖锐的批判。

米海洛夫斯基（10页）

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年），俄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首领，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米海洛夫斯基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鼓吹英雄造时势，人民大众是“群氓”的反动唯心史观。他打着“人民之友”的幌子代表富农的利益，主张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改善和恢复小生产经济，并

从经济、政治哲学等各方面，攻击马克思主义。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给予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在国家观上，他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发展为部落，部落又发展为国家，而国家则类似扩展的家庭。他以此来掩盖阶级对立的事实，否认国家产生的阶级根源，抹杀国家的阶级本质。

有的时候，如在北美某些地方，这种社会权力是薄弱的（这里指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罕见的例外，以及在帝国主义以前时期北美那些自由垦殖者占多数的地方）（11页）

这一段说明有时候，有些地方社会权力薄弱，那是一个很个别的现象。列宁在括号里指出的北美那些自由垦殖者占多数的地方，就是指自由移民占多数的地方。这是讲北美从17世纪初，由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等殖民者相继侵入。1606年英国两家殖民公司，即伦敦殖民公司和普利茅斯殖民公司从国王那里取得向北美移民的特许证。至此，大量英国人进入北美，除英国人外，还有法国人、荷兰人。到1733年英国在

大西洋沿岸共建立十三个殖民地。到18世纪60年代，十三个殖民地人口迅速增长。除印第安人外，1760年居民约160万人，1775年增至260万。列宁讲的自由垦殖者占多数的地方，就是指自由移民占多数的这些地方。

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经把社会权力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11页）

这段话是说，随着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的加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内为镇压人民群众，对外为进行侵略，因此集中全部社会力量，集中全部国家力量，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等，专为统治阶级服务。这就是吞食社会、吞食国家的意思。

恩格斯的最后的序言写于1891年6月16日。当时向帝国主义的转变，无论就托拉斯的完全统治或大银行的无限权力或大规模的殖民政策等等来说，在法国还是刚刚开始，在北美和德国更要差一些（11页）

这段话是讲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大概情况，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

一书中，把垄断组织发展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60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达到顶点的最高阶段，当时的垄断组织还只有一点不明显的萌芽。第二个时期是1873年之后，是垄断组织广泛发展的时期，但是还不稳定。第三个时期是1900年——1903年垄断组织已经成为全部经济生活的一种基础。这时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逐渐为垄断所代替，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帝国主义最终形成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列宁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1898年——1914年间最先在欧美然后在亚洲最终形成的。”列宁在这里讲的在1891年的时候，从垄断统治、银行权力、殖民政策等方面来衡量向帝国主义转变的话，法国才开始，美国德国更要迟。这里是说美国和德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德国，从19世纪90年代起，提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要求，他和后来的侵略竞争瓜分世界而引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密切的联系。

1914年至1917年由于英德两国争夺世界霸权和由于瓜分赃物而进行的强盗战争，使强盗国家政权对社会一切力量的‘吞食’，接近于彻底崩溃的地步（11页）

这是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政权把社会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为侵略战争服务，这样一方面使人力物力遭到破坏，社会生产限于瘫痪，另一方面促使人民起来革命，以便推翻帝国主义国家政权。

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竞争”是各大强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社会沙文主义的恶棍们在1914年至1917年，即正是这个竞争加剧了许多倍而引起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却用“保卫祖国”、“保卫共和国和革命”等等词句来掩盖他们维护“自己”资产阶级强盗利益的行为（11页）

这一段是列宁批判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列宁在这一段中批判了机会主义对恩格斯指示的背叛。机会主义背叛了恩格斯在1891年所写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书中所指出的侵略竞争是各大强国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中用“保卫祖国”的口号来掩盖资产阶级进行侵略的强盗行为。“保卫祖国”是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口号。是1907年8月18日—24日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首先由法国社会党的多数派代表饶勒斯和伐扬首先提出的尔后成为整个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口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机会主义用这个口号来掩盖他们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真面目。所以说他是为帝国主义效劳，是因为他所要保卫的“祖国”，就是帝国主义的国家，所以说他是掩盖着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真面目，因为他口头上讲的不是保卫帝国主义，而是“保卫祖国”。事实上，“保卫祖国”恰恰就是保卫了帝国主义，因为他所保卫的祖国就是帝国主义国家。

代议制（12页）

代议制又叫议会制或称国会制，是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的一种。议会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机关，政府是由议会中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成，政府对议会负责。在议会政治下全部政权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议会权力逐渐

缩小，行政权力逐渐扩大，立法权实际上掌握在政府手中。议会制有的是一院制，有的是两院制，多数国家是两院制，就是上议院和下议院，也有称参议院和众议院，也有把众议院称为国民议会。

专制君主制（12页）

君主制有两种，一种就是“专制君主制”，也有称之为专制制度或专制政体。它是以世袭君主为国家元首掌握全部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君主权力不受限制，他的意志就是法律。因此，也有把它称之为无限君主制。奴隶主、封建主国家通常采取这种政治制度。另一种叫做有限君主制，就是君主的权力受到限制的一种制度。有限君主制分为两种，一种是等级代表君主制，就是君主的权力受到等级代表会议的限制，这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另一种是君主立宪制，就是君主的权力受国家宪法的限制，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12页）

十七、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是指法国大革命

(1789年)之前的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统治的时期。也是由封建制度转变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时期。这时，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掌握着政权的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为了保障自己的统治，一方面要限制资产阶级，一方面因其经济势力日益削弱不能独立统治又要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部分经费以维持其国家开支。因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两个阶级几乎达到了势均力敌的地步。国家在表面上似乎成了各阶级的调停人，但实质上仍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专政。

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12页)

法兰西第一帝国指拿破仑·波拿巴所建立的帝国(1804—1814年)。拿破仑·波拿巴掌权之前，法国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群众不满，政局动荡。大资产阶级不满意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府的优柔寡断和摇摆不定的政策，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利用了这种局势发动政变，建立了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1804年改成

帝制，他成为第一帝国的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又称拿破仑第一。

法兰西第二帝国指路易·波拿巴所建立的帝国（1852—1870年）。1848年，法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强大的无产阶级举行起义企图用暴力夺取政权。起义失败了，资产阶级暂时取得了胜利。这时资产阶级内部共和派和君主政体派之间的矛盾也很激烈，大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巩固和加强其统治。路易·波拿巴“一方面借口说要保护资产阶级反对工人，另一方面又借口说要保护工人反对资产阶级”，（《法兰西内战》单行本第4页）施展狡猾手段夺取了政权。1848年12月他爬上了总统的宝座。1852年改为帝国称帝。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仑第一的侄子又称拿破仑第三。

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是在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即“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法兰西内战》单行本第54页）的情况下产生的。拿破仑第一和路易·波拿巴利用了这种局势并以“全民”利益的保护者的姿态出现，实行独裁统治。帝国政府，

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各阶级的“调停人”，而实际上仍是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他的统治“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法兰西内战》单行本第4页）

后来人们把这个以军阀为首领，以军队、警察、官僚和教会为工具，以“超阶级”、“超党派”为幌子，以顺风转舵和随机应变为方法，实行阶级镇压和民族侵略政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专政称作波拿巴主义。

德国俾斯麦时代（13页）

指俾斯麦任德国首相的这段时期（1862—1890年）。俾斯麦是普鲁士最反动的政客，容克（地主），他顽固地拥护君主主义，极力维护贵族特权。1862年起任普鲁士王朝的首相。1871—1890年任德意志帝国的宰相。

十九世纪下半期，德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日益强大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与普鲁士贵族地主在议会中展开了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斗争。与此同时，在议会外，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也掀起了反对普鲁士王朝的斗争。

为加强普鲁士王朝的统治，1862年9月国王任命俾斯麦为首相。他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削弱自由资产阶级的措施，如解散议会，封闭自由派报纸、禁止自由派的活动，等等。同时，俾斯麦实行“铁血政策”，通过王朝战争的道路，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提供了更为统一的市场，这适应了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由于这些好处，由于软弱的资产阶级对越来越强大的工人阶级的畏惧，资产阶级最终投向了俾斯麦的怀抱，成了俾斯麦的主要支柱。俾斯麦政府成了资本主义的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权。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剥削的加重和生活的恶化，德国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并成为反对普鲁士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俾斯麦一方面进行残暴镇压，一方面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欺骗作法，用以迷惑、腐蚀无产阶级，如颁布什么疾病保险法、意外灾害保险法、残废和衰老保险法等，并规定企业主要支付其中一部分。他还同德国机会主义的拉萨尔派相勾结，极力造成工人的幻觉，好象在贵族地主的统治下有改善生活的可能。从表面上看，俾斯麦政府仿佛驾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上的超阶级的国家。实际上，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已

经资本主义化了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是“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哥达纲领批判》单行本第23页）

克伦斯基政府（13页）

指克伦斯基担任内阁总理时的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7月—10月）。1912年克伦斯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治组织劳动团成员，1917年3月参加社会革命党，任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副主席。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通过克伦斯基来拉拢和软化苏维埃让他担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任第一届联合政府的军事部长，7月任第二届联合政府的内阁总理。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

1917年7月3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举行了反对临时政府的宏伟的武装示威，要求苏维埃掌握政权，要求苏维埃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决裂实行和平政策，临时政府进行了镇压。它的反革命专政的性质在群众中暴露无遗。资产阶级为了迷惑群众，掩盖临时

政府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进行了第二次改组，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的克伦斯基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担任内阁总理，不少部长也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来担任。临时政府名义上似乎是各阶级的联合政府，实际上克伦斯基政府执行的是完完全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镇压布尔什维克和工农兵的政策，而“克伦斯基之流不过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屏障而已。”

在民主共和国内，“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法国和美国）（13页）

这里所说的“财富”是指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运用他的权力有两种方法。第一，是直接收买官吏：直接收买官吏是指资本家把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和在殖民地中得到的超额利润，拿出一部分来，分给国家官吏，国家官吏就按照资本家的指示，来为他服务。在美国是由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的，不管是共和党执政也好，还是民主党执政也好，他们都是资本家的工具，都是资本家收买来为他服务的工

具。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说：“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由此可以说明，美国两党在选举中不管那一党获得胜利，都是资本家的胜利，都将成为资本家的工具。资本家在这些官吏身上花了一点钱，而这些官吏在为他服务期间，就能保证他安安稳稳的剥削工人，从工人身上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第二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直接收买官吏是指资本家收买官吏这些人来为实现他的权力服务。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就是资本家把整个政府机构用来为实现自己的权力服务。交易所是资本主义时期资本活动的中心，它最早产生于16世纪，交易所分为证券交易所和商品交易所。这里所讲的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主要是指证券交易所。政府的经费一方面是靠捐税，另一方面是靠发行公债，而公债主要的为资本家购买，这样一来政府就成了资本家的债务人而依附于资本家，为资本家服务。资本家供给政府的经费，政府保证资本家来实现剥削。以上两种方法资本家既没有直接当官，又没有直接参加政府，所以说他是间接

地运用权力，而这间接的运用权力却又是实现他剥削目的的最可靠的方法。

帕尔钦斯基（13页）

俄国工程师同银行界有密切联系，是煤炭推销辛迪加的组织者。担任过第一届联合政府的商业部和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工厂主和资本家的奴仆。二月革命后，俄国广大的工人和农民为了战胜由于战争带来的灾难和饥荒，自动的组织起来，成立各种监督资本家的组织如供给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等。帕尔钦斯基为了讨好资本家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下令取消这些组织发出的指示和决议。列宁说：“他对任何反对资本家的措施都加以阻挠。”（《列宁全集》第25卷，第224页）后被群众赶下台。

辛迪加（13页）

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指同盟和联合组织。这是一种较之卡特尔有着更大权力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形式。企业参加了辛迪加后，就丧失了它的商业独立性，仅仅保存着在限额内的生产自主能力。参加辛迪

加的企业，必须将其生产的产品交给这个组织的总办事处统一销售，有时连购买原料也都由总办事处办理。这个单一的商业机构集中了全部订单，然后再在辛迪加参加者之间按原定限额分配。由于辛迪加垄断了同一种类产品的极大部分，他就有可能统治这种产品的国内市场。

阿夫克森齐也夫（13页）

阿夫克森齐也夫（1878—1943年），社会革命党的右翼首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俄国二月革命后是克伦斯基政府的内务部长。

1917年7月事件时，他参予了镇压屠杀革命的工人和士兵的反革命勾当。他还和切尔诺夫之流用空谈来愚弄人民掩盖其反革命面目。

十月革命后他是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的策动者之一，1918年9月23日建立的反革命组织——“全俄临时政府”的头子。后逃亡国外，继续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罪恶活动。

斯柯别列夫（13页）

姆·伊·斯柯别列夫(1885—1939年)，孟什维克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即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二月革命后，是第一届临时联合政府的劳动部长。他以花言巧语来欺骗群众，声称要剥夺资本家的100%的利润，并要资产阶级把几十亿金钱归还人民的国库，而实际上他不仅什么也没有办，反而竭力破坏工人运动制止巴库石油工人大罢工，忠实地为资产阶级服务。1917年7月事件中，他参予镇压工人、士兵和布尔什维克党。

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14页）

普选制又叫“普遍选举制”，是指公民普遍地参加国家代表机关的选举的一种制度。资产阶级为了维持他的剥削制度，一方面用普选制的虚伪口号来欺骗人民，说什么人人可以参加选举；另一方面又对选举资格作了种种限制，如性别、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年限等等。这样一来，实际上剥夺了劳动人民的普选权。马克思在揭露资产阶级普选制的实质

时，指出普选制不过“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人民……”。（《国家与革命》第41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选制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制度，所以说它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14页）

普选制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而提出的政治口号；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是它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进行欺骗和统治的工具。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普选制是有一个认识的过程的。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曾经和资产阶级一起进行了反封建的斗争，可是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它就把无产阶级一脚踢开。这时的无产阶级尚未觉醒，没有自己的独立斗争纲领，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唯一可能的制度。因此，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7页）

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尖锐化，工人阶级逐渐觉

悟，认识到必须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并利用普选制向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成立自己的政党“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产阶级的代表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但是恩格斯强调指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伯恩施坦之流歪曲恩格斯的论述，胡说什么“给我普选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列宁给予了深刻的揭露，指出“普选制是表明各个阶级对自己任务的理解成熟到什么程度的标志。它表明各个阶级想要怎样解决自己的任务。但是，这些任务的解决本身却不是用投票表决所能达到的，而是用直到国内战争为止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达到的。”（《列宁全集》第30卷，第240页）

中世纪（15页）

历史分期的术语，又称中古和中世。公元476年西罗马奴隶制帝国灭亡，是中世纪历史的开始；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最初的几十年，是中世纪的末期；十

七世纪四十年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则是中世纪和近代之间的界限。所有中世纪这一时期，基本上是和封建社会形态相适应的。

无政府主义（16页）

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一种反动政治思潮。最早出现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广泛流行于法国、意大利等拥有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施蒂纳，法国的蒲鲁东，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切强制权力都是罪恶，都是“屠杀人类智慧与心灵”的，主张“社会的最高理想，在于秩序与无政府的结合”，主张“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怎样想，就怎样想。”因而否认一切权力，反对一切权威，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他们认为国家是剥削和压迫的根源，是万恶之源，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和国家，主张24小时之内废除国家。无政府主义者在否定国家的幌子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无情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指出，无政府主义“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以外，

再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列宁全集》第5卷，第294页）

黑格尔主义的毛病（17页）

这是指机会主义把恩格斯所讲的“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这句话，看成是玩弄辩证法的词句。

半国家（17页）

是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为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是剥削阶级的少数人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多数人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被剥削阶级的多数，镇压剥削阶级少数的工具，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是不能“自行消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要自行消亡的，所以称之为半国家。

三十年战争（19页）

这是指1618—1648年德国皇帝与诸侯在路德教与天主教分歧的掩饰下，相互争夺权力的内战，也是欧洲各国（如捷克、丹麦、瑞典、法国、西班牙等）争夺权利的国际战争。主要战场在德国。

三十年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给德国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大批村庄被毁，土地荒芜，人口凋零，加深了农民的贫困，整个德国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广大的社会阶层因此产生了深刻的沮丧心情。

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19页）

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该党成立于一八六九年，当时称为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一八七五年和德国工人联合会（即拉萨尔派）合并组成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即社会主义工党。一八九〇年改名为社会民主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党的成长给了特别的注意和关怀。它和历史上所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比较，是最革命的政党。

恩格斯逝世以后，这个党逐渐被机会主义所操纵，最后蜕变为修正主义的政党。

折衷主义（20页）

折衷主义，原来是古代罗马奴隶制危机和没落时期流行的一种哲学流派，著名代表是西塞罗；后来是指各种不同的思潮、观点、理论的无原则的结合。它

是各种机会主义在歪曲马克思主义时惯用的一种手法。因此，搞折衷主义就是一种机会主义。

折衷主义的特点是对于原则问题，总是含含糊糊，模棱两可，没有明确肯定的意见，他们在判断事物的时候，总是这样也对，那样也对。列宁说：“把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国家与革命》第20页）而“考茨基是要这套把戏的大师。”

《共产党宣言》……的结尾部分（20页）

《共产党宣言》一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而写的历史性文件，它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献，是马克思学说的最完整的，最全面的阐述。《宣言》的结尾部分用豪迈的语言再次强调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它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党宣言》单行本第58页）

《哲学的贫困》……的结尾部分（20页）

《哲学的贫困》一书写于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在这本书中对法国小资产阶级哲学和经济学家、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所写的《贫困的哲学》进行了深刻地批判。马克思在这部著作的结尾部分指出：“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98页）

《哥达纲领批判》（20页）

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写于1875年4—5月。内容是批判准备提交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75年在哥达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这个草案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把个别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大量拉萨尔派的论点混合在一起。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不仅批判了

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观点，而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国家等学说的重要原理。他把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两个阶段——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论述了两个阶段的分配原则。马克思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必然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称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对他的全部革命学说的一个总结”。

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 1848— 1851年的经验

“民主的和平发展”（22页）

所谓“民主的和平发展”，就是否认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种观点就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以及现代修正主义者所高唱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他们认为，随着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和扩大，资产阶级国家

机器就从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变成解放他们的工具，因而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和平发展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这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国家的这个定义……同改良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直接打击了“民主的和平发展”这种常见的机会主义偏见和市侩幻想（22页）

改良主义是工人运动中与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政治思潮，一种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末期，其阶级基础是资本家所收买的工人阶级上层分子，即“工人贵族”。

改良主义鼓吹阶级合作和阶级调和，主张在毫不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争取点滴的改革，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其实质是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那么，要由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实现。这就宣告了机会主义的所谓“和平发展”，只不过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幻想。

法国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的历史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英、法、意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23页）

法国1848年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第二共和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以工人代表的资格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他极力主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合作，幻想在阶级合作中求得解放。但是，资产阶级决不允许无产阶级与其分享政权。当资产阶级认为自己的力量已经准备好了的时候，就对工人阶级实行武力镇压，并在5月10日把路易·勃朗赶出政府。无产阶级奋起反抗，举行了六月起义，资产阶级进行了残酷地镇压。六月起义血的教训充分证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是绝对不可能调和的。

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举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伟大的巴黎公社诞生了。后来巴黎公社失败了。没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公社

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的革命领导者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的代表。公社在一些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公社没有乘胜向反革命巢穴凡尔赛进军；没有坚决果断地镇压反革命；没有没收象法兰西银行这样重要的金融机构。同时，公社没有能够同农民结成联盟和得到农民的支持。公社的失败再次证明了无产阶级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对资产阶级实行坚决镇压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政治上更加反动。机会主义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公开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1899年，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第一个加入资产阶级内阁。1905—1906年，英国社会民主联盟会员伯恩斯，法国社会党布利安等也加入了内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工党领袖韩德逊、法国社会党人盖德、桑巴、托马以及意大利社会党人比索拉蒂等，都参加了资产阶级内阁。这些机会主义者，表面上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政府的装饰品和屏风，是这个政府躲避人民愤怒的避雷针，是这个政府欺骗

群众的工具。”（《列宁全集》第25卷，第360页）

总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抱着超阶级的国家观，同资产阶级合作，结果必然地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成为资产阶级的走卒。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23页）

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产生于十九世纪上半叶，代表人物有瑞士的西斯蒙第、法国的蒲鲁东和路易·勃朗。它用小私有者的尺度批评资本主义，要求恢复和保持小私有制度，认为只要把社会改造为小农经济或手工业经济等小生产组织，把劳动者转变为私有者，就能把资本主义和平地改造为社会主义。

马克思一生都在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23页）

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的焦点。1864年马克思组织了第一国际。在第一国际内部，马克思同一切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机会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批判了蒲

鲁东的合作社是解放无产阶级唯一途径的改良主义谬论，批判了巴枯宁否认一切权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政府主义，批判了拉萨尔的“自由人民国家”的反动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得到了广泛地传布。

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24页）

这是圣经上的一个典故。在《圣经旧约·创世记》第25章中记载了这样的故事：伊索是伊撒的长子，一天从田野里回来累极了，要求弟弟雅各把红豆汤给他喝，雅各不肯，伊索为了换得一碗红豆汤就对雅各起誓，把长子的权利卖给雅各。以后便成了一个典故，通常比喻“以小失大”。

列宁引用这个典故，是为了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这一伙工贼贵族，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优厚的生活的私利竟然出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25页）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也译为《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或《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马克思

的著作，写于1852年3月。马克思在这一著作里简要地叙述了1848年到1851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的进程和内在联系，以及路易·波拿巴所举行的政变——废除共和、改称帝制、自封为皇帝的实质。揭穿了路易·波拿巴的本来面目。马克思在这本书里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原理。

“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站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25页）

“掘得好，老田鼠！”这句话出自莎士比亚剧本《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场。原话是：“老田鼠！你能够在地底钻得这么快吗？好一个开路先锋！”（《莎士比亚戏剧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67页）马克思在这里用“老田鼠”比喻法国无产阶级革命，“掘得好”，指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准备工作做得好。

1848—1851年法国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斗争，虽然没有获得自己的最后胜利，但却是有意义的，它不断地锻炼自己，在为自己的最后胜利创造条件。

1848年，以无产阶级为主力的二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君主制——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以前“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现在换成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又终于造成了资产阶级议会统治的危机。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解散了国民议会，用第二帝国代替了议会制共和国，自称拿破仑第三。并且建立了“有极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

1851年12月2日以前，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资产阶级加强了议会的权力，使它臻于完备，以便有可能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革命完成了准备工作的前半。现在正在完成准备工作的后半。现在，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继续发展，资产阶级又加强了行政权力。而议会权力的废除，又使这个行政权力获得了“最纯粹的表现形式”。这样就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孤立起来，成为革命面前的唯一的靶子，无产阶级也就更有可能集中一切革命力量来彻底打碎它。当法国无产阶级做好了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准备工

作的时候，整个欧洲无产阶级都会起来欢呼。

第一次法国革命发展了中央集权（25页）

第一次法国革命，指1789—1794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大大地发展了中央集权。

雅各宾专政的最高机关是国民大会（或称国民公会），它兼有立法和行政的双重权力。在国民大会的各个委员会中，最重要的是公安委员会，它是实际的革命政府，掌握共和国的军事、外交、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大权，对国家实行总领导。此外，国民大会还向各地方派遣授以非常全权的专员通过地方的自治机关等来进行领导。这样权力高度集中，形成了中央的集权。

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25页）

拿破仑于1799年11月发动政变，任第一执政，1804年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1814年退位，第一帝国结束。

拿破仑在任第一执政以后，便大力加强中央集权

制，取消地方自治，划全国为 88 个郡，郡守由他任命；建立司法部，改组法院，取消陪审制；建立近卫军；设立直接隶属于他的巴黎警察总署，规定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警察特务遍布全国，监狱关满了帝国的反对者；1801 年规定天主教为国教，使教会成为国家的支柱。由此形成了一套包括官僚、法官、军队、警察、教会的庞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25 页）

1815 年以俄国为首的欧洲联军击败了拿破仑，进占巴黎，扶植波旁王朝复辟，开始了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统治，史称正统王朝。

1830 年，法国爆发了推翻正统王朝的七月革命。其结果，法国政权由地主贵族转到大资产阶级即金融贵族的手里，奥尔良皇室的路易·菲力蒲登上了王位。从这时起至 1848 年史称七月王朝。

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把拿破仑所完成的国家机器保存了下来，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因而进一步加强了国家机器，扩大了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以维护其阶级统治。

议会制共和国（25页）

议会制共和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典型统治形式。这里所说的议会制共和国是指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建立的第二共和国。

社会民主党（26页）

关于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的由来：

一八四九年二月，法国的山岳党（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实行联合行动。这样，“社会党与民主党，工人的党与小资产者的党，就结合成了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党。

一八六九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下，成立了由李卜克内西、倍倍尔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又称爱森纳赫派）。这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巴黎公社失败后，鉴于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集中致力于在各国建党的工作，此后欧洲各国新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大都称做“社会民主党”。

一八八九年，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开会，成立国

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

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初期活动中，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形成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恩格斯逝世后，机会主义者篡夺了第二国际的领导权，除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某些国家的一部分左派外，大部分社会民主党都由主张社会革命的工人政党蜕化为主张社会改良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国际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而彻底破产。此后，社会民主党就成了机会主义的代名词。

黑帮分子（27页）

俄国沙皇政府为了镇压1905年革命建立了一个名为“黑色百人团”的组织。它是专门从事凶杀的一种匪帮式的警察性的团体和组织。因为他们专门干的是黑暗勾当，故又称其为“黑帮”。这个反动组织的参加者主要是俄国最反动的政党和团体的一些成员：反动的地主、商人、牧师和流氓分子等。

我们看一看俄国在1917年2月27日以后这半年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吧：以前黑帮分子把持的官吏位置，现在成为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赃物了（27页）

1917年3月（俄历2月），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所引起的革命危机，推翻了沙皇政府，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但是，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不高和组织不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政权中占了多数。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应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他们在2月27日同国家杜马（俄国国会）中资产阶级代表商定成立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几天之后，即3月1日晚上，又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商定组织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领导这个政府的是大地主李沃夫侯爵（早在二月革命前，他就由沙皇尼古拉第二预定充任其政府内阁总理），参加这个政府的有立宪民主党首领米留可夫（任外交部长），十月党人首领古契柯夫（任陆海军部长），“进步党人”柯诺瓦洛夫（任工商部长），而以“民

主派”代表资格参加的是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这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代表组成的新的国家政权。同它并存的还有一个政权，即作为工农政权的工兵代表苏维埃。

由于临时政府继续执行帝国主义政策，激起革命群众举行了四月示威，实行抗议。资产阶级看到不能依靠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几个部长来控制政权，便撤换人民最痛恨的部长米留柯夫和古契柯夫，并玩弄欺骗手段，参照西欧资产阶级政府吸收“社会主义者”参加内阁的“经验”，拉几个妥协党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这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情况，“小资产阶级被吸引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并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个机构的”。在5月6日组成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除资产阶级代表外，孟什维克的策烈铁里任邮电部长，斯科别列夫任劳动部长，社会革命党的首领切尔诺夫任农业部长，克伦斯基任陆海军部长，其他部长位置则给了立宪民主党和十月革命党之流。政府成员虽然有所掉换，其反动政策依然如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表明他们转到反革命资产阶级阵营里去了。

到7月8日，李沃夫辞职，克伦斯基充当内阁总理，成了临时政府的首脑，并兼任陆海军部长，孟什维克的策烈铁里改任内务部长。7月24日，又组成了第二届资产阶级联合临时政府，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就是新政府的成员。

他们只是忙于瓜分和重分官僚职位，而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所迫切要求的和平、面包、工作、自由、土地以及召开立宪会议等问题，一点不给解决。例如：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自作了陆海军部长以后，死心踏地奉行帝国主义协约国和本国资产阶级的意志，违反人民的利益，坚持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农业部长社会革命党首领切尔诺夫下令加强镇压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劳动部长孟什维克斯科别列夫则号召工人“克己”，说他们的“工资是太高了”，反对规定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等合法要求。这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罪恶政策，使各被压迫阶级，首先是领导他们的无产阶级愈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调和的敌对性，认清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临时政府的真面目，改变过去的轻信态度，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积极展开斗争。当这一斗

争发展到反对临时政府和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七月示威时，就遭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资产阶级及白卫军的镇压，他们为了镇压示威群众，调用了别动部队，即士官生队伍和军官队伍。在彼得格勒的街道上洒遍了示威群众的鲜血。在镇压示威运动之后，就对布尔什维克横施压迫，如捣毁《真理报》编辑部，封闭《真理报》以及其它布尔什维克报刊，逮捕布尔什维克，下令逮捕列宁，等等。这就是列宁所说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甚至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党，也必须加强高压手段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巩固高压机构，也就是巩固那个国家机器”。

由于七月事变，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宣告结束，全部政权实际上转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为首的临时政府手中，提到日程上的是暴力革命问题，即列宁所说的，“这样的事变进程迫使革命‘集中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破坏和消灭国家机器的任务，而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

立宪民主党（27页）

立宪民主党是俄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成立于

1905年10月。首领为米留可夫。

立宪民主党打着反对君主制，主张成立一个立宪的和议会制的国家的幌子，而实际上是一伙十足的保皇党人，力图以君主立宪的形式保持沙皇制度。在1905年革命过程中，明显地暴露出它的反革命面目。它代表资产阶级感谢沙皇镇压了革命，谄媚地说“因为只有它才用刺刀和牢狱来替我们（即自由资产阶级）挡开人民底横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积极支持沙皇把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底。二月革命后，领导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外听命于英、美帝国主义，策划、恢复和拖延帝国主义战争；对内残酷镇压布尔什维克党和工农兵群众。

十月革命后，1917年12月11日苏维埃政权发布指令逮捕立宪民主党的领导者。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立宪民主党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多次组织反革命暴动，反对苏维埃共和国。

文艺复兴时代（29页）

文艺复兴的原意是“再生”。最初出现在资产阶

级学者的著作中。它是指中世纪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和发展而产生的新的资产阶级文化。文艺复兴时代是指14—16世纪西欧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大发展时期。

从1871年起，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停顿了（29页）

1871年法国无产阶级所建立起来的巴黎公社遭到了梯也尔为首的凡尔赛资产阶级反革命匪帮镇压和屠杀。在“五月流血周”时牺牲的公社战士和公社失败后被屠杀的群众，共约有三万人以上，另有三万人被关进监牢，后来又被流放到遥远的殖民地去做苦工。同时，梯也尔政府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迫害，国际工人协会法国支部被破坏。法国工人暂时陷入疲惫状态，革命暂时转向低潮。正如恩格斯所说，“要从1871年5月的流血痛苦复元过来，自然是需要多年的时间”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105页）。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从法国转到了德国，然而，革命的火焰是扑灭不了的，公社被镇压之后的第六年，法国的工人运动又重新开始了。

梅林（30页）

弗朗茨·梅林（1848—1919年），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杰出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代表，著名的政论家、历史学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痛斥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叛变行为。他和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公开宣布反对德国的战争政策。1916年1月协助成立《斯巴达克团》（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负责《斯巴达克通讯》的出版工作。

十月革命时，他和蔡特金发表支持俄国革命的宣言，热烈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尽管梅林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列宁说，梅林的“头脑和心灵”都是和布尔什维克在一起的。

魏德迈（30页）

魏德迈·约瑟夫（1818—1866年）是美籍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朋友。1847年初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过德国1848年革命。1851年流亡美国，经常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1852年在美国

组织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无产者同盟，主编《革命》和《改革》周刊，是美国最早的科学社会主义活动家。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30页）

历史情况是这样的：

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前，无论是十八世纪后期还是十九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因为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起，欧洲好几个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了事件的真实内幕，即阶级斗争。因此，当时的一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如法国的基佐和米涅，就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也不得不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不得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关键。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从经济角度对各阶级作过分析。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

学家李加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就把社会分成为三个阶级：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工人，并承认他们之间的利益对立。十七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杜尔阁，也从经济方面把当时的社会分为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再将生产阶级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

但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或者经济学家，尽管他们看到了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然而他们只能看到阶级斗争的表象，根本不能发现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不能分析阶级产生的历史根源。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他们承认阶级斗争，但也只是承认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的阶级斗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当阶级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化时，资产阶级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也就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竭力宣扬阶级调和论。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31页）

列宁写于1918年10—11月。这一光辉著作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粉碎了考茨基所宣扬的“纯粹民主”、“抽象平等”、和平变革等

一系列修正主义理论，彻底揭穿了考茨基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本质。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本质作了精辟的分析；在说明无产阶级民主制与资产阶级民主制之间的根本区别时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制对剥削者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只不过是陷阱和骗局。列宁用关于苏维埃国家的学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 1871 巴黎公社 的经验 马克思的分析

《法兰西内战》（33页）

即《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1871年法兰西内战的宣言》。马克思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著作之一。写于1871年4—5月。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恩格斯）。他总结了法国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指出公社最主要的原则：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应当采取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摧

毀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新型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

库格曼（34页）

路·库格曼（1830—1902年）是德国汉诺威的外科医生。学生时代参加过革命活动。1865年成为第一国际会员。他曾帮助马克思在德国传播《资本论》，并常在通信中向马克思反映德国情况。库格曼虽然敬仰马克思并自认是马克思的信徒，但不赞成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实际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1874年马克思和他断绝了关系。

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35页）

英国的英吉利人和美国的美利坚人都是古代盎格鲁撒克逊族的后代，因此用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来形容英、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社会制度。

司徒卢威（35页）

彼·别·司徒卢威（1870—1944年），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混入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公开维护、赞美资本主义制度，极力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久便脱离社会民主工党，投入资产阶级自由派营垒，成为俄国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他便转到了最反动的“黑色百人团”方面。十月革命后，又参加白匪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白卫政府。他是苏维埃政权的凶恶敌人。

葡萄牙革命（35页）

指葡萄牙一九一〇年的资产阶级革命。

当时，在葡萄牙，资产阶级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非常尖锐，广大人民群众对当时的反动统治也日益不满，国内一直在酝酿着革命。1908年2月1日，国王卡尔洛斯和王太子被刺，国王的次子又登上了王位。1910年10月3日，共和党人邦巴德博士的被刺，成了反对帝制的革命信号。10月4日夜晩，主张共和的里斯本各卫戍团队起义，迫使国王逃亡英国。10月5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实行了某些自由民主的改革。但是，革命没有解决农民的

土地问题，也没有减少赋税和高利贷的盘剥，工人仍然没有罢工的政治权利。

土耳其革命（35页）

指土耳其1908—190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

当时的土耳其是各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半殖民国家。广大人民群众遭受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人民群众反抗压迫的斗争日益发展。在俄国1905年革命的推动下，于1908年爆发了革命。这次革命由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用暴力夺取了政权。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发动群众，也不敢发动群众。他们一经掌握政权，便迫不及待地结束这个革命，并采取了反革命的措施。这次革命是一次上层的极不彻底的革命。

基督教（39页）

它是传布最广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之一。公元1—2世纪，产生于罗马帝国。起初，它是奴隶、贫民以及社会下层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宗教。当时，被压迫、被奴役的群众的反抗总是失败，

造成了普遍的失望情绪，幻想有一个“救世主”出现。于是，产生了基督教。基督教信奉神话中的耶稣基督，把这样一个虚构的人说成是从天上降临人间来“拯救”人类的，因此称“基督教”。列宁在书中所说的“原始基督教”即指这种初创时期的基督教。

基督教的教义对被剥削劳动群众有很大的欺骗、麻醉作用，对反动统治阶级是极为有利的。到公元320年，罗马帝国君主便把它宣布为国教，利用它来麻醉人民，使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的幸福的幻想上，忘记现实的痛苦，消灭他们的反抗思想。从此，基督教便成为维护剥削制度、维护一切剥削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成为欺骗、麻醉被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

伯恩施坦（39页）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右翼修正主义头子之一，工人阶级的叛徒。1872年参加社会民主党。

伯恩施坦在他的早期活动中，就表现了机会主义倾向。他在1879年担任国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期间，反对马克思主义，宣

传机会主义观点，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不久，他就公开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修正”，成为修正主义的始祖。“修正主义”一词，即由此而来。伯恩施坦在其《社会主义问题》（1897年）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的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全面歪曲和修正，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机会主义观点。在哲学方面，他宣布“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大举进攻。他企图以康德主义和庸俗进化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关于资本主义的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胡说卡特尔和托拉斯能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并使经济危机逐渐消失，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日趋缓和。因此他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多余的事情。在政治方面，他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用“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口号，来代替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他极力美化资产阶级议会，把议会斗争看成是主要的、几乎是唯一

的斗争形式，否认暴力革命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同时，他支持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伯恩施坦背叛了工人阶级，替德国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辩护，拥护本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俄国十月革命后，伯恩施坦同考茨基一样，仇恨十月革命，敌视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原始民主（39页）

指在原始社会中形成的管理社会生活的形式。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原始社会时期，氏族成员处于平等地位，公社重大事务由氏族成员的全体会议决定，社会秩序依据氏族组织的权威、全体成员的全体会议决定和习惯来维持。它只是原始社会经济关系的朴素反映。

桑巴（41页）

马赛·桑巴（1862—1922年），法国社会党首领之一，改良主义者。曾当过律师、记者。1893年，又

成为资产阶级议会的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并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任劳动部长，支持政府的一切掠夺政策。

韩德逊（41页）

阿瑟·韩德逊（1863—1935年），英国工党首领，工党议会党团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担任过教育大臣、邮政大臣、不管大臣。俄国二月革命后，到俄国鼓吹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是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斯陶宁格（41页）

斯陶宁格（1873—1942年），丹麦社会民主党首领，改良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他投票赞成资产阶级君主政府的军费开支，参加内阁担任不管部长。战后任总理。

布兰亭（41页）

布兰亭（1860—1925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右翼首领之一，国会议员。

布兰亭长期推行改良主义、议会主义路线，他把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局限在争取普选权的范围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公开的沙文主义者，支持帝国主义战争。1917年担任财政部长。战后又几度担任王国政府首相。

比索拉蒂（41页）

列奥尼德·比索拉蒂（1857—1920年），意大利社会党右翼首领之一，议会议员。

比索拉蒂在意大利极力推行改良主义，提出“改良就是一切”的口号。1912年被社会党开除，他便另建一个“改良社会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个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了资产阶级内阁，担任不管部长，积极支持资产阶级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

无政府工团主义（41页）

无政府工团主义又称工联主义或工会主义，是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流行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洲等

地。

无政府工团主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主张工会脱离并且代替党的领导，鼓吹“工会高于一切”；根本否认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主张只搞经济斗争，把总罢工看作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唯一手段；根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由工会领导和组织生产，以各地工会的联合组织代替国家，鼓吹生产资料转归工会所有是工人运动的“终极目的”。这是一种反动的机会主义思潮，它把工人运动引向歧途。列宁称无政府工团主义是“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它“依附于马克思主义，同时把它加以修正”。（《列宁全集》第15卷，第20页）

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41页）

君主立宪国是资产阶级的一种统治形式，是资产阶级国家君主权力由宪法来限定的一种统治形式，是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妥协的产物。

现在大多数君主立宪国，如英国、瑞典、丹麦……都采取了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这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君主没有实权，实权主要是掌握在内阁手里。

鲁萨诺夫（43页）

鲁萨诺夫（生于1859年），俄国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为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事业报》的编辑委员。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策。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是苏维埃政权的凶恶敌人。

晋集诺夫（43页）

晋集诺夫（生于1881年），俄国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为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事业报》的编辑。二月革命后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策。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是苏维埃政权的凶恶敌人。

蒲鲁东主张的联邦制（46页）

蒲鲁东（1809—1865年）是十九世纪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他反对一切国家政权和权威。他认为国家和政府都是对

个人自由的强制和压迫，是“万恶之源”。他主张建立“无政府”的社会。

蒲鲁东正是从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出发，提出了联邦制的思想，即主张：由公社结成省，由省结成民族，由民族结成欧洲联邦，最后结成世界联邦；公社都是独立的，享有自己的一切自由，公社之间仅仅以协商的方式取得联系，否认国家政权和法律。这完全是一种没有集中制、没有中央政权的自由松散的联邦制。

列宁指出：“马克思同蒲鲁东和巴枯宁不同的地方，恰巧就在联邦制问题上（更不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了）。联邦制在原则上是从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产生的。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国家与革命》第48页）就是说，马克思是主张“同资产阶级的即军队的、官吏的集中制相对立的自觉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国家与革命》第49页）

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故意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消灭寄生虫式的国家”的思想，歪曲为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的联邦制观点，其目的在于反对无产阶级

进行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巴枯宁（48页）

巴枯宁（1814—1876年），贵族出身；俄国早期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主要是：认为国家是现代社
会的主要祸害，消灭国家是个人解放的必要条件；因
此，他主张立即消灭一切国家，废除“一切权力”、
“一切法律”，反对“公民义务”；主张建立个人绝
对自由的无政府社会，即以“自由结合”来代替国家
组织；并妄想依靠农民和流氓无产者的自发暴动来达
到他的无政府主义的目的。他攻击的主要目标是马克
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巴枯宁于1868年混入了第一国际。在“国际”内
组织秘密的无政府团体“社会民主同盟”，进行反对
马克思主义和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企图篡夺
“国际”的领导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及时揭露了他的
真实面貌，并在1872年的“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把
他开除出“国际”。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巴枯宁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深刻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巴枯宁的反动观点及其敌视无产阶级、敌视科学共产主义、破坏工人运动的罪行。

中世纪公社（49页）

中世纪时代，意大利和法兰西两国市民，从他们的封建领主那里买得或争得了最初的自由权以后，便把自己的城市团体称为公社。

孟德斯鸠（49页）

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年），法国自由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

他是君主立宪制度的主张者，提倡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这一学说成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他是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地理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一个民族的道德风尚、法律性质和国家政体，是由气候、土壤和领土大小等自然地理条件来决定的。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国境狭小的共和国易受外敌侵犯，应

当结成联盟。他反对中央集权。列宁援引马克思说的“小邦的联盟”，就是针对孟德斯鸠这种观点说的。

吉伦特派（49页）

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其首领大多数是立法会议中的吉伦特郡的代表，故称吉伦特派。

1792年8月，吉伦特派执政后，竭力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革命深入发展，为人民所不满。1793年6月被推翻，政权转到了雅各宾派手中。吉伦特派发动叛乱被粉碎后，又企图以地方势力来反对以雅各宾派为代表的革命势力，削弱中央政权，提出要保卫各郡自治权，主张把法国建成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1851年事变（50页）

指法国路易·波拿巴在1851年12月2日发动的政变。

第四章 续前 恩格斯的补充说明

《论住宅问题》（51页）

1872年，德国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在爱森纳赫派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在德国散播蒲鲁东的观点。针对这些文章，恩格斯在1872—1873年的《人民国家》上，陆续发表了三篇论文，加以驳斥。这三篇论文合起来就是《论住宅问题》一书。1887年恩格斯校改了这部书，并为这部书的第二版写了一篇序言。恩格斯在这部书里，抨击了蒲鲁东主义，同时从正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住宅问题的观点，指出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以后，才能解决住宅问题。

蒲鲁东主义的“赎买”办法（52页）

这是一种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小资产阶级的既荒谬而又反动的空想。

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批评资本主义，

幻想使小私有制永世长存。它认为摆脱资本主义剥削的办法，不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通过和平的经济改良的方法，来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建设“好的”资本主义。蒲鲁东主义反对一切国家政权和权威，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

蒲鲁东主义的“赎买”办法是要求建立一个“交换银行”，由银行向工人发放无息贷款，并组织公平的市场交换。工人有了无息贷款，也就获得了必需的工具和原料，可以建立作坊。作坊的产品，在公平市场上和其它同等劳动量（以劳动时间为标准）的产品进行直接交换。这样就免除了因资本主义竞争和高利贷盘剥而造成的破产。同时，作坊的另一部分产品则以原料加劳动的价格，卖给作坊的股东。起初，作坊为工人和股东所共有，最后就将成为工人所有。如此继续下去，作坊就将越来越大，并将建立新的作坊。所有无产者都因此能找到工作，国内所有的生产力都将被收买过来。这样就可以不经过暴力革命，不剥夺资本家而和平地解决社会问题。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既荒唐又反动的幻想。恩格斯尖锐地批判和揭露了蒲鲁东这种极端反动的理论，他指出：“社会主义只有

通过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才能实现”。

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52页）

这是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书中，批判蒲鲁东想用退回到小私有制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反动观点时提出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地租是剥削劳动人民的一种剥削形式。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土地私有制的消灭，公有制的建立，所以也就消灭了资本主义地租。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土地使用者对无产阶级国家要缴纳农业税等等，所以恩格斯说：“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即转交给无产阶级国家支配，用于人民的需要。

布朗基主义者在公社以后因受到公社经验的影响而转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上（53页）

布朗基（1805—1881年）是十九世纪法国无产阶

级革命运动的著名领袖。他曾两次被判死刑，差不多有半生在监狱中度过。巴黎公社时期，他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1881年死于巴黎。

布朗基主义者主张进行政治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革命专政，以摆脱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不是依靠广大群众进行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企图依靠少数人的密谋活动夺取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以后，布朗基主义者因受公社的影响在观点上有了变化，如一些流亡到英国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阿尔诺、瓦扬、库尔奈等）在1872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国际和革命》的宣言，改变了过去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恩格斯把这篇宣言称为“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并说：“这一纲领向前跨了极为重要的一步。这是法国工人赞同现代德国共产主义的第一篇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7页）

《反杜林论》（53页）

《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原名《欧

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恩格斯写于1877—1878年，出版于1878年8月初。

欧根·杜林（1833年—1921年）是德国的力学教授，折衷主义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在19世纪70年代，杜林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反动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攻击。杜林的突出的反动观点是他的唯心史观的暴力论。他认为私有制的出现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使用了暴力的结果。他认为“政治状态是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全部经济现象都应该用政治原因来解释，即用暴力来解释。他把暴力看作是绝对的恶事，反对一切暴力，否认革命暴力在历史上的重大革命作用。其实质在于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当时，杜林的反动思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并得到了象伯恩施坦这一类的机会主义者的支持。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公开地加以驳斥。在马克思的坚决支持下，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一书。

在这本书里，恩格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考察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方法及剩余价值诸问题；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条件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批驳了杜林的反动的暴力论，论证了革命暴力的重大历史作用。在这部光辉的著作里，恩格斯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系统的透彻的论述。列宁指出，这本书同《共产党宣言》一样，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列宁全集》第19卷，第2页）

驳斥蒲鲁东主义者即“自治论者”或“反权威主义者”的论文……（54页）

“自治派”或“反权威主义者”系指信奉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他们否定一切国家政权和否定阶级斗争，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们认为无论什么国家都是对内以强掠弱，对外进行征服，总是形成少数有特权的强者和多数弱者。因而，他们认为国家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主张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炸毁”一切国家，建立

个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在组织上他们主张自治，个人“绝对自由”，反对集中，反对任何纪律和权威。他们认为未来美好的社会是无政府的，每个人都获得“充分的自由”和“没有任何限制”，“各个自治的公社”组成为“自由的联邦”。马克思、恩格斯称他们为“自治派”或“反对权威主义者”。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驳斥他们写了许多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1873年马克思写的《政治冷淡主义》和1872年恩格斯写的《论权威》两篇文章。彻底批判了“自治派”和“反权威主义者”的谬论。列宁在这里引证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就是从这两篇论文中引来的。

政治国家（56页）

恩格斯讲的“政治国家”，指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治国家”这个说法指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由建立、巩固到逐渐消亡的辩证过程。无产阶级国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当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消失以后，国家的最主要职能就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的管理职能，政治国家变成了非政治国家，国家也就消亡。

给倍倍尔的信（57页）

倍倍尔（1840—191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旋工出身。1865年加入第一国际并接受了马克思的学说。1867年当选为工会委员会主席，同年又被选为德意志联盟议会的议员。倍倍尔是议会中第一个工人代表。1869年与威廉·李卜克内西一起，创立并领导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普法战争（1870—1871年）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热烈支持巴黎公社。1872年被捕入狱，1875年获释。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哥达代表大会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合并，制定了机会主义的《哥达纲领草案》。倍倍尔当时还在狱中，开初曾对哥达纲领草案表示过反对，但最后还是表示同意。他说：“我向这个要求让步，因为合并也是我的心愿。党对于合并的要求非常强烈，必须把对于纲领的一切疑虑置而不论。毕竟所造成的错误以后可以加以补救”。（倍倍尔《我的一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次合并作了尖锐的批判，指出这是“拿原则作交易”，“无条件投降”，是“奇耻大辱”。恩格斯郑重声明：“马克思

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8页）为了向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表明自己的立场，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日—28日给倍倍尔写了这封信，对上述纲领提出了严肃的批判。

在德国反社会主义法时期（1878—1890年）倍倍尔曾一度站在主张解散党的立场，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改正了错误。倍倍尔曾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进行过斗争，但不彻底，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作了让步犯了中派主义的错误。尽管如此，倍倍尔直到他逝世为止，都保持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信心。

白拉克（58页）

威廉·白拉克（1842—188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接近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于1873年写文章批判拉萨尔的所谓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谬论。但在反对《哥达纲领》的机会主义斗争中表现得不够坚决。

“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挖苦我们”（59页）

“人民国家”这一口号是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拉萨尔提出的。他认为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并不是去打碎普鲁士国家机器，而是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去争取普选权，应该借普鲁士国家的帮助建立合作社，使普鲁士国家逐渐变成“自由的人民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拉萨尔否认阶级斗争，否认暴力革命、否认无产阶级专政。

1875年，德国的爱森纳赫派同拉萨尔派合并时，接受了拉萨尔的反动国家观，并在其《哥达纲领》中采用了“人民国家”这一口号，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为了诽谤马克思主义，曾在他的《国家和无政府主义》一书中，把拉萨尔的“人民国家”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此恩格斯说：“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挖苦我们”。

李卜克内西（60页）

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年），德国和国

际工人运动著名人物，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848年李卜克内西曾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为第一国际会员。1869年与倍倍尔共同创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69—1876年任《人民国家报》编辑，1890—1900年任《前进报》编辑。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热烈支持巴黎公社。1875年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合并组成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后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时，是《哥达纲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因在许多原则问题上接受了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观点，向拉萨尔派让步，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他参加了第二国际的创建工作，积极反对军国主义。

爱尔福特纲领草案（60页）

《爱尔福特纲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召开的代表大会（1891年）上通过的，用来代替1875年通过的《哥达纲领》。

爱尔福特纲领最初的草案是威廉·李卜克内西起草的。这个草案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恩格斯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系统地批判了它的

错误。其主要错误是否定暴力革命，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其次，草案“没有说本来应当说的东西”，即没有针对当时德国半封建的君主制国家的特点，提出民主共和国的要求。这个草案被否定了。后来，由考茨基、伯恩施坦起草了另一个草案。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就是以后一个草案为基础的。

爱尔福特大会通过的纲领，曾长时期被第二国际各党视为范例。但是，最初纲领草案中被恩格斯所批判的那些机会主义观点，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克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仍然避而不谈。由于第二国际右翼领袖们继承和发展了被恩格斯所批判的那些机会主义观点，最后蜕化变质，背叛社会主义事业，成了工人阶级的叛徒。所以列宁说：“恩格斯在这里批判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61页）

改良主义是工人运动中与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政治思潮。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其阶级基础是资本家所收买的工人贵族。

改良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主张阶级调和，在毫不

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争取一点点的改良，来代替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散布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列宁在这里提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也就是指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列宁全集》第21卷，第223页）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列宁在提到改良主义时通常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一词。

国家社会主义（61页）

“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企图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改良的资产阶级思潮，一种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拉萨尔和罗贝尔图。拉萨尔主张实行普选制和工人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罗贝尔图（1805—1875年）认为由于土地和资本的垄断，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从而引起经济危机不断重演。他提出工资应

随劳动生产率而增长，主张由普鲁士王朝制定工资标准，并实施社会改革，以逐步实现土地和资本国有化，这样就“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了。他们都抹煞国家的阶级性，企图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后来希特勒则利用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实行法西斯统治。

反社会党人法（62页）

反社会党人法是指1878—1890年德国俾斯麦政府颁布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特别法令规定：禁止一切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人群众团体的活动，封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组织、集会和出版刊物，在实施这个特别法令的十二年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受到残酷的镇压，有1300多种党的出版物遭到禁止，332个工人组织被破坏，不少的社会民主党人被逮捕和放逐。

由于这个反动法令的颁布，使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工人运动还是不断向前发展，1890年在群众性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压力下，迫使俾斯麦反动政府不得不废除反社会党人法。

反动的小邦分立制和“普鲁士主义”（63页）

普鲁士主义是指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和军国主义者所执行的一种掠夺压迫政策，它极力保持封建的分裂状态，反对德国的进步的统一。当时的德意志帝国，是由北部的二十五个邦联合组成。其中最大的邦是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国王就是原来普鲁士的国王。普鲁士的统治阶级即容克（地主）和军国主义者依仗自己的实力，对其他各小邦采取压迫和掠夺的政策，尽力保持封建的分裂状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他各小邦虽然服从帝国的主权，但是同时又有自己的首长、宪法、政府和特权。恩格斯说：“小邦分立状态和道地的普鲁士主义就是德国现在正受其钳制的两个对立的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5页）

1866年和1870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64页）

这里讲的是德意志的自上而下的统一。十九世纪中叶德国还处在分裂状态，共有38个小邦。经过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仍没有完成统一的任务。但在50年

代以后，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政治上的分裂状况更加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德意志的统一问题更为迫切了。

由于德国当时还没有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因此没有可能通过革命的道路实现德国的统一。

1866年普鲁士用王朝战争的办法战胜了奥地利，用暴力吞并了许多小邦的领土，于1867年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1870在普法战争中南部的几个邦加入了北德意志联邦完成了统一。1871年宣布普王威廉第一为皇帝，成立了德意志帝国。

俾斯麦的统一政策虽然反动，但在历史上完成了统一德意志的任务，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恩格斯说：当时革命的任务“不是要使1866年和1870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自下而上的运动’来加以补充。”

荷兰和波兰两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自己的”小国的狭隘市侩民族主义的极正当的斗争中，却常常表现出这种倾向（65页）

这里说的忽视民族问题的倾向，是指否认马克思

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原则而言。

当时荷兰左派社会主义者潘涅库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左派卢森堡等人，在反对“自己的”小国的狭隘民族主义（从本民族的狭隘利益出发，对其他民族尤其是人口众多的民族采取排斥、敌视的态度）的极正当的斗争中，也错误地反对了布尔什维克党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等著作中，对这种错误观点作了深刻的批判。

在这一章的第五节第十五段，列宁又一次批评了卢森堡等人否认民族自决权的错误。为什么列宁一再提出民族问题？因为这不仅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很迫切的实际政治问题。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同民族殖民地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民族殖民地解放运动，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帝国主义时代，忽视民族问题将对革命带来极大的危害。所以，列宁非常重视民族问题，本书中一再提到这个问题。

此

需要单一的共和国，但并不是象现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65页）

1799年雾月十八，拿破仑·波拿巴进行反革命政变，成立执政府，1804年，拿破仑称帝，建立第一帝国。以后，又经过正统王朝、奥尔良王朝、第二帝国，拿破仑所建立的一套官僚统治机构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官僚制的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不能采用的。

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各州拥有很大的自治权。恩格斯认为这样的地方自治，无产阶级共和国也需要有。

1792—1798年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每个省、市镇都拥有充分的自治。全国划分为八十三个省、郡，建立自己的自治机关，处理本地方事宜。宪法规定：一切法案公布后四十日以内，若没有半数以上省郡提出反对，就成为法律。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共和国也应该有这种地方自治权。

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权（65页）

这里是指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而言。那

时美国是由各个独立州组成的联邦制国家，各州的自治权力很大。当时宪法规定：每个州保留其主权、自由和独立，各州有自己的入口税则、武装力量，并有发行货币、对外宣战的权利。联邦会议主席只能通过各州当局行使权力。

到了帝国主义阶段，随着美国金融资本寡头统治的强化，已经走上了法西斯独裁的道路。地方自治权不断缩小，中央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大。现在美国所保留的联邦制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的工具，是实行法西斯统治的遮羞布。

被克伦斯基和其他“社会主义”部长的政府封闭的《真理报》（66页）

这里说的“社会主义”部长，是指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孟什维克斯科别列夫（劳动部长）策烈铁里（邮电部长）及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农业部长）等人。

1917年7月，临时政府残酷地镇压了彼得格勒群众示威游行之后，对布尔什维克进行迫害，他们封闭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捣毁了《真理报》编辑部，并下令逮捕列宁。这些事情都是

在“社会主义”部长们的参与下干出来的。

卡芬雅克式的荣幸（67页）

卡芬雅克是法国的反革命将领，曾任阿尔及利亚总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立宪国民议会时期的陆军总长。1848年6月，把指挥巴黎别动卫军用极残酷的手段，镇压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法国资产阶级因此把他当作自己的救世主，拥他为内阁总理。卡芬雅克因受到资产阶级的嘉奖而感到荣幸。

在这里列宁把策烈铁里因发表受到资产阶级欢迎的解除工人武装的演说而感到的荣幸，比作卡芬雅克式的荣幸。这是一个极恰当的比喻和深刻的讽刺。

策烈铁里先生所率领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的联盟（67页）

社会革命党原来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以后代表富农利益。孟什维克是从无产阶级政党中分裂出去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他们都自称“社会主义者”。这两个党在1907年的沙皇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中就结成了联盟，他们欺骗人民群众，主张同

沙皇制度妥协，把革命的领导权交给自由资产阶级。1917年二月革命后，两党结成公开的联盟，共同窃取了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领导权，他们将政权让给资产阶级，支持并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镇压群众游行示威，他们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帮凶。

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67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客观现实世界在人们头脑中以幻想形式歪曲的反映，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它和工人阶级政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在阶级社会中，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剥削阶级用来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精神枷锁。因此，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主张政教分离，提出了宗教对国家说来仅仅是私人的事情的原则；另一方面积极展开反对宗教的斗争。把反对宗教的斗争和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提高人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使宗教逐渐消亡下去。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决不能抱中立态度。

德国社会民主党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上述原则，在自己的纲领中写道：“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取消对教会或宗教目的的出自公共财源的一切支出。把教会团体，视为私人的结社，各自的事务完全由它们自行处理”。以此作为党对宗教的策略原则。可是，以伯恩斯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竟把这一策略原则歪曲为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对党说来也是私人的事情，以此来迎合资产阶级和中世纪神学。针对这种歪曲，列宁曾指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对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

德国社会民主党……1914年遭到可耻的破产的根源（68页）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由无产阶级政党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沙文主义的政党，因而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第二国际时代，特别是恩格斯逝世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流行的机会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发展，是其

遭到可耻破产的根源。

党对1913年的……“与教会分离的运动”的态度（68页）

与教会分离的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一次群众性的运动。

1914年1月德国的修正主义者保尔·格雷发表了一篇《脱离宗教的运动与社会民主党》的论文。他鼓吹党应对此运动保持中立的态度，并且党应公开禁止自己的党员领导反对宗教和教会的宣传。这就引起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对这个运动应取什么态度的讨论。

在讨论中党的领导人没有给格雷以反击，因为他们也庸俗地认为宗教问题对于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也是私人的事情。这就使德国社会民主党越来越滑向机会主义和最终遭到可耻的破产。

考茨基的论文中为机会主义打开大门的暧昧言论（68页）

这里所说的“暧昧言论”是指考茨基公开背叛马克思主义以前，在反对机会主义和其他的政治活动

中，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问题上，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曲解、回避的态度和惯用模棱两可、暧昧不明的词句。这些言论为机会主义打开了大门。

世袭君主制（71页）

世袭君主制是剥削者国家以世袭的君主（皇帝）作为国家元首的一种基本统治形式。通常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采取这种形式。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采用它。

社会民主主义者（71页）

关于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的由来：

一八四九年二月，法国的山岳党（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实行联合行动。这样，社会党与民主党，工人的党与小资产者的党，就结合成了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党。

一八六九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下，成立了由李卜克内西、倍倍尔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又称爱森纳赫派）。这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巴黎公社失败后，鉴于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集中致力于在各国建党的工作，此后欧洲各国新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大都称做“社会民主党。”

一八八九年，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开会，成立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

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初期活动中，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形成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恩格斯逝世后，机会主义者篡夺了第二国际的领导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国际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而彻底破产。此后，社会民主党就成了机会主义的代名词。

法国的蒲鲁东派（72页）

这里所说的蒲鲁东派是指19世纪60—70年代法国的蒲鲁东主义的信徒们，其代表人物有托伦、傅利布、法林等人。

德国的拉萨尔派（72页）

拉萨尔派，是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德国工人

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是拉萨尔（1825—1864年）思想的拥护者和信徒。认为依靠普鲁士国家的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和爱森纳赫派合并组成德国社会主义工党（1890年改名社会民主党）。拉萨尔派一直是党内的右翼机会主义势力。

共和党人和“革命”市侩民主派在七一八月间对我党实行迫害，“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获得了全民的荣誉（73页）

共和党人是指俄国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革命市侩民主派是指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7—8月间对我党实行迫害是指参加第一届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社会革命党人勾结资产阶级和白卫军镇压了彼得格勒7月3日群众示威之后，对布尔什维克实行残酷迫害。他们捣毁了《真理报》编辑部，封闭了《真理报》和《士兵真理报》等许多报刊和杂志，逮捕了布尔什维克许多的重要人员，并且下令追捕列宁。事实教育了广大人民，使广大人民认清了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反革命面目。孟什维

克和社会革命党中的工人和士兵纷纷撕毁了自己的党证，请求布尔什维克把他们接收入党。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布尔什维克党在劳动人民中间的影响大大加强，威信空前增高。

在四月间提出的改变我党名称的建议（73页）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著名的四月提纲中，提出了把党的名称由“社会民主工党”改做“共产党”的建议。其理由是：（一）“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不确切，“共产党”的名称才符合党所抱的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二）民主制是一种国家形式，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要最后消灭国家的；（三）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新的国家的萌芽，即工农兵苏维埃，民主这个词已成为革命人民建设工农兵苏维埃的障碍；（四）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大多数社会民主党背叛了社会主义，变成可耻叛徒。列宁的结论是：“现在已经是丢掉肮脏的衬衫，穿起整洁的外衣的时候了。”

一九一八年三月六日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把党的称呼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

称“俄共（布）”。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党的名称改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现代修正主义者污损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的“共产党”这个光荣而伟大的称号。在他们那里，党的名称没有变，但阶级内容变了，共产主义名存而实亡了。他们挂的是共产党的招牌，干的却是帝国主义别动队的勾当。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拉萨尔主义（74页）

拉萨尔（1825—1864年）出生于德国富裕的犹太人家庭。是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活动家，机会主义者。1875年间拉萨尔力图组织工人独立政党，曾建立了“全德工人协会”。1875年拉萨尔派便和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合并为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党”（1890年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拉萨尔派是该党的右派。

拉萨尔反对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也否认农民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从超阶级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是“教育和推动人类社会走向自由的工具”。他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只要进行社会斗争，争取选举权，就可把普鲁士君主专制国家变为“自由的人民国家”，依靠国家资助建立工人生产协作社，就可使工人成为“自己企业的主人”，在经济上获得解放。

拉萨尔主义即指拉萨尔的这一套机会主义的反动论调。拉萨尔是把资产阶级影响带到工人运动中来的先导。他的反动论调成了以后各种机会主义的总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和有关通信中，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拉萨尔派的反动观点。

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75页）

这是指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运用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考察资本主义，得出资本主义必然要崩溃、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科学结论。

乌托邦（75页）

“乌托邦”一词来自希腊文，是空想的意思。1516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写了一本小说名叫《乌托邦》，在这本书中描述了依靠“人类良心”建立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理论。后来，凡是一切不能实现的愿望、计划等等幻想都称为“乌托邦”。

‘现代国家’却各不相同。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完全不同，它在英国同在美国完全不同（76页）

普鲁士德意志帝国，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指出，它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单行本23页）而瑞士却是一个联邦共和制国家，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而美国却是民主共和制国家。完全不同就是指这个意义上说的。

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忘记、现在又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主义者所忘记的那一点……（76页）

这里说的“被空想主义者所忘记”，是指空想主义者虽然批判了资本主义，确信资本主义必然会由社会主义代替，但是他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不能说明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客观条件，因此他不可能得出从资本主义到国家消亡要经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的科学结论。“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主义者所忘记”，是指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忘记和歪曲了马克思提出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必然要经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科学论断。

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只供奴隶主享受的自由大致相同（77页）

古希腊共和国是指纪元前六世纪在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所建立的奴隶主统治的共和国，即雅典奴隶制共和国和斯巴达贵族共和国。

在古希腊共和国中，只有奴隶主的“公民阶级”能享受自由；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资本家能

享受自由。希腊奴隶主的“公民阶级”和现代资本家，都是不但有经济能力能享受到自由，而且法律也保障他们能享受到自由。在这一点上，两者基本上是相同的。

可是，在奴隶与雇佣劳动方面，情形稍有不同。古希腊的奴隶不但没有实际的经济能力享受到自由，同时，当时的法律也不给予他以享受自由的权力。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佣劳动者的情况稍有不同，雇佣劳动者在法律上似乎是有自由的，这是古希腊的奴隶所没有的。但问题是，在社会经济能力上，也是绝对没有能力来享受这种自由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佣劳动者，法律上虽然有自由，而本质上是不能享受到自由的。

资本主义民主向前发展，决不象自由派教授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地、直接地、平稳地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78页）

这是指机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民主可以通过和平的方法扩大为无产阶级民主，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就掌握了政权，资本主义就变成了社会主义。列宁认为，

从资本主义民主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决不是象机会主义想象那样简单地、直接地、平稳地向前发展就能达到的，而是要经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特别是要经过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才能实现。

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82页）

这一段是列宁从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引来的。这是指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的东西还不可能一下子消灭。在道德思想方面：它表现为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品质还没有极大的提高；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以及旧的习惯势力还没有完全消灭等等。在经济方面：他表现为生产力的水平还没有极大的提高，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一定时期内还存在着私有制的残余。

所有这些，都是旧社会的痕迹。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社会主义的现状，而要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指示，要继续革命，特别是要认真改造世界观，斗私批修，提高我们自己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提高社会生产能力。

资产阶级的法权（82页）

法权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在法律中的表现。它是一定生产关系的反映，又以法律的程序来固定和保护这些关系，并给人们以行动的规范。

资产阶级的法权，就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其剥削人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而提出并强制人们必须遵守的不平等的法律原则。这种法权的实质，就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不平等）。

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见《国家与革命》第84页）还保留某些资产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平等制度。例如，我们现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是过渡时期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一种表现。“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无产阶级思想，反对了剥削者和剥削思想，维护了社会主义劳动纪律，

因而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它依据“等价交换”的原则，保留了事实上不平等的现象。正如“马克思说：这里确实有‘平等权利’，但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它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但是这些缺点，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国家与革命》第82—84页）

杜冈（83页）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1865—1919年）是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彼得堡大学教授。十月革命后，在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曾任乌克兰反革命政府财政部长。他著有《俄国工厂的过去和现在》（1898年）、《现在英国工业危机》，论证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企图调和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抹杀资本主义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贫困化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意义，反对马克思的再生产原理。

夏洛克（86页）

夏洛克是英国文学家莎士比亚（1564—1616年）的名剧《威尼斯商人》（1600年）中的一个贪婪的残酷的高利贷者，他同商人安东尼奥结下了仇恨，恰巧安东尼奥为了朋友巴散尼奥结婚急需，不得不向夏洛克借款，并按照夏洛克所提出的“逾期不能还款便在债务人胸前割下一磅肉”的条约签订了合同。由于安东尼奥破产，到期不能还账，巴散尼奥在新婚之夜得此消息，立即赶到，情愿以后用三倍偿还，夏洛克却执意要求履行合同之规定：非要一磅肉不可。聪明的鲍细霞（巴散尼奥之妻）为了援救丈夫的朋友，暗暗扮成博学的法官受理此案，判决：允许夏洛克从债务人胸前割下一磅肉，但不许割多了，也不许割少了，还不许流血，而且必须执行，否则即犯有谋杀人命之罪。最后，夏洛克负罪被没收其全部财产。

列宁在这里用夏洛克作为比喻来形象化地说明，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就会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象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

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

……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小说中的教会学校学生（86页）

波米亚洛夫斯基（1835—1863年），俄国十九世纪中叶的平民知识分子作家。他曾在神学院读书，他写的《神学校随笔》（1862—1863年）这部小说，抨击了当时流行于教会学校中的野蛮的教育制度。《神学校随笔》一书中还描写教员，都是些精神上的畸人、残暴无知，教会学校学生则是一群毫无权利的被压迫者。教会学校的野蛮风气腐蚀了学生，产生了许多顽劣的孩子。

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87页）

“辛迪加”一词含义是协定或同盟的意思。辛迪加是独立企业的垄断组织，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出现的垄断组织中的一种形式。同类的企业联合组成辛迪加后，凡原料的采购、生产限额的分配、产品的销售等，都由辛迪加统一管理。参加辛迪加的

各企业失去销售产品的商业独立性，但还保持生产上和法律上的独立性。辛迪加的目的在于加强对市场的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利润。

列宁这里借用“辛迪加”一词，是说明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剥夺资本家后，就要象“辛迪加”那样把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集中地管理起来，再将全体公民组织在各种事业单位中，参加生产和管理工作。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在政治上说，将来也许很大……
(87页)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的差别是指社会主义阶段由于阶级和阶级差别还没有完全消灭，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国际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因而还需要国家；到共产主义这些东西都消灭了，国家也就消亡了。马克思主义者不否认这种差别，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专政，也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不是把精力放在没

有夺取政权之前就把国家消亡提到首位来考虑。而无政府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强调这一差别，并把它提到首要地位，以抹煞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内。他首先考虑的就是在24小时之内废除国家。

格拉弗（87页）

格拉弗（1845—1919年）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之一。著有《垂死的社会和无政府》等书。受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影响极深。二十世纪初，进一步转上无政府工团主义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成为沙文主义者。

柯尔涅利逊（87页）

柯尔涅利逊是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成为沙文主义者。

克鲁泡特金（87页）

克鲁泡特金（1842—1921年），贵族出身，地理学家，俄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1872年在瑞士加入第一国际，属巴枯宁派。他主张废除一切国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格耶（87页）

格耶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十月革命后，表示拥护苏维埃政权，曾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曾伙同布哈林等反对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反对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污蔑布尔什维克向资产阶级妥协。1919年他在高加索被白匪军杀死。

（……格拉弗、柯尔涅利逊……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当中还有人丝毫没有学到什么东西）（87页）

这一段的意思是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对一切政府和

国家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格拉弗、柯尔涅利逊以及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站到资产阶级政府一边，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本来是无政府主义，却站到了资产阶级政府一边，所以格耶讲他们变成了无政府卫国战士。无政府主义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的事实表明，无政府主义已经彻底破产。就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坚持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列宁所说的“**无政府主义当中还有人丝毫没有学到东西**”，就是指这个意思说的。如果他们能够从无政府主义的破产中接受经验教训，他们就应该抛弃无政府主义的立场。

经院式（88页）

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哲学派别是经院式哲学。它完全充当“神学的奴仆”，不去研究自然和周围的现实，而致力于从教会的一般信仰中做出具体的结论，并规定人们的行为准则。以后凡一切脱离生活的无谓的钻牛角尖，咬文嚼字，死啃书本，只凭一般的概念和推理，而不顾事实和实践等等的情况，都被称为“经院习气”。在这里列宁的意思是说，马克思

没有脱离实际地去臆造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的定义，而是从实际出发，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看作是反映政治上经济上不同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

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88页）

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国家，就是指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就是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不仅表明它与资产阶级国家有相似之点，更重要的是表明它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区别。相似之点表现在无论是资产阶级专政国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都是强制机构；根本区别表现为资产阶级国家是剥削者的少数对被剥削者的多数的镇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被剥削者的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会自行消亡的，只有无产阶级国家才能自行消亡。

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89页）

意思是说在阶级社会里，民主、平等都不是超阶级的。无产阶级所争取的平等，不仅是政治方面的平等权利，更重要的是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从而

获得彻底解放。资产阶级的平等则仅仅是要求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而资产阶级法律上的平等恰恰掩盖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极端的不平等，所以资产阶级的平等是虚伪的。列宁在这一段中讲到“**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这是指在社会主义阶段三大差别还没有消失，产品还没有极大丰富，社会产品还只能“**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进行分配，这还不是事实上的平等。列宁接着讲到“**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实现之后，……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这是指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将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发展，具备了条件而进入共产主义，那时将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这样就由社会主义的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了共产主义事实上的平等。

统计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须的主要条件(90页)

这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组织统计和监督表现在：一方面强迫

资本家进行劳动，防止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并和小资产阶级无组织无纪律的习惯和传统以及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就是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对生产、分配实行统计监督，学会管理生产，加强组织纪律性，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样就能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分配正常的进行，就能促进社会生产率的提高。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

普列汉诺夫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
(92页)

该书1894年出版。全书内容分为五部分：一、空想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二、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三、无政府学说的历史发展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对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等人分别作了论述；四、评论无政府主义的策略以及道德问题；五、结论，并论述了有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

列宁说：“这本小册子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文献，其中有关于施蒂纳和蒲鲁东等人思想演变的宝贵材料”，即第三部分。“另一部分是庸俗的，其中有关于无政府主义者与强盗没有区别这样拙劣的议论”，即第四部分。（《国家与革命》第92页）

施蒂纳（92页）

施蒂纳是卡斯巴尔·施米特（1806—1856年）的笔名。他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唯我论者。他主张极端利己主义，宣布个人高于一切，把私有制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施蒂纳是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他的谬论为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所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施蒂纳的观点作了彻底的批判。

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他们“自己的”，认为它能证实他们的学说（93页）

巴黎公社最基本的经验和最主要的原则，就是在

于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思想。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却企图歪曲巴黎公社的性质，把它当作证实自己的学说的实例。他们把公社说成是“废除国家的典范”，是“勇敢的、鲜明的对国家的否定”，并认为“在巴黎公社里可以实现以联合的和自治的联邦来替换国家。”

事实上，巴黎公社应该更多地利用革命的国家政权，坚决地镇压反革命，彻底地剥夺剥削者，这是巴黎公社失败的血的历史教训，绝不是象无政府主义者所歪曲的那样，是对于一切国家的否定；同时，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也并不意味着消灭集中制，而是用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来代替资产阶级的官僚集中制。

米勒兰（94页）

米勒兰（1859—1943年）是法国极端反动的机会主义者，第一个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社会主义的叛徒。

在19世纪90年代初，他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是法国“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首领。1899年，他和屠杀巴黎公社无产阶级的刽子手、反动将军加利费一起参加了资产阶级反动政府，担任工商部长。他参加内阁后，一方面用小恩小惠欺骗、腐蚀工人；另一方面镇压工人运动，枪杀罢工工人。他的这一叛变行为被称为“米勒兰主义”、“内阁主义”，列宁斥之为伯恩施坦主义的具体实践。

1920—1924年，他担任法国总统，执行极端反动的反苏政策。

饶勒斯（94页）

饶勒斯（1859—1914年），法国社会党右翼改良主义首领之一，资产阶级国会议员，社会党议会党团的头子。他积极支持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并在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竭力为米勒兰的叛变行为辩护。1904年起至死时为止，担任社会党机关报《人道报》主编。1910年在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鼓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组织合作社就可以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谬论。

“橡皮”决议（94页）

指1900年9月23日至27日举行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巴黎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夺取政权和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决议。

这次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关于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事件。会上，对待这个问题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卢森堡等左派社会党人批判和谴责米勒兰的叛变行为，认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不能既做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阁员，又做社会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说来，“除了阶级斗争之外，别无出路”。伯恩施坦、福尔马尔、饶勒斯等右派分子都把米勒兰的叛变看作是什么无产阶级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开始，是毫不足怪的正常现象，并且放肆地说什么希望以后都这样做。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采取了折衷的、调和主义的态度。考茨基在他起草的并为大会通过的上述决议中，说什么“不能认为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夺取政权的开始，而只能认为是与困难环境作斗争时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

问题，不应当由国际代表大会来讨论，而应该由各国党自己去解决。

就是这样，考茨基用暧昧、调和的语言，来掩盖和粉饰米勒兰的叛变行为。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这个决议称做是打在身上并不痛的很有弹性的“橡皮”决议，即毫无原则性的决议。大会以后，各国的机会主义者到处引用这个决议，为自己的机会主义投降行为辩解。

考茨基的《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98页）

是1909年写的。考茨基在书中谈到战争与革命的关系时，虽然认为战争一定会引起革命。并得出结论：“革命时代已经开始。”但这本书完全回避了国家问题，没有谈到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必须破坏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重要原理。大战爆发后，考茨基讥笑一切革命意图和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其机会主义面貌就暴露无遗了。

西欧1789—1871年的革命时期（99页）

指欧洲大陆上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这个时期开

始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结束于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这一时期也就是西欧民族运动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西欧各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形成了资产阶级的国家。

列宁在这里引用考茨基的话来证明革命时代已经开始了，而考茨基却回避了与革命有直接关系的国家问题，因而就使他完全滚到机会主义泥潭中去，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

潘涅库克（100页）

安东·潘涅库克（1873年生），阿姆斯特丹大学天文学教授，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1907年参加左派社会主义的报纸《论坛报》的创办工作。1909年，“论坛派”（包括潘涅库克）因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路线而被开除。之后，他们组织了独立的荷兰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属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8年加入荷兰共产党，不久又加入共产国际。后来，转向“极左的”机会主义立场，反对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对潘涅库克进行了

尖锐的批评。1921年潘涅库克退出了荷兰共产党。

卢森堡（100页）

罗莎·卢森堡（1871—1919年），波兰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她生于波兰，是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1897年迁居德国，积极参加德国工人运动，并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的领袖。她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和米勒兰主义的斗争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她是团结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反对右派和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的叛变行为的战士之一。她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她是斯巴达克联盟的组织者之一和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大战后曾数度被捕。1919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她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一起被谢德曼反动政府逮捕，并一同被杀害。

卢森堡在理论上和路线上犯过许多严重的错误。对于卢森堡的错误，列宁也不断地给予严肃的批评。但是她仍然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说：

“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卢森堡“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列宁全集》第33卷第180页）

拉狄克（100页）

卡尔·拉狄克（1885—1939年）又名帕拉伯别卢姆，生于波兰，起初在波兰社会民主党内工作，后赴德国，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先驱》杂志编辑部工作，用极卑鄙的手段把列宁排挤出编辑部，并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幌子下，暗中拉拢皮达可夫和搏什，组成小集团，反对列宁，制造左派分裂。列宁同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17年10月拉狄克回到俄国，加入布尔什维克。1924年参加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1939年以叛国罪被捕，受到人民的审判。

“中派”（100页）

“中派”是第二国际内部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派别。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出现了三个派别，即左派、中派和右派。“中派”以考茨基为代表。他们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实际上是实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在左派和右派的激烈斗争中，表面上采取调和主义态度，实际上是站在右派一边反对左派，用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右派都站到本国资产阶级方面，借口“保卫祖国”，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成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则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列宁并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口号。中派则成为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维伯夫妇（104页）

即西得尼·维伯（1859—1947年）和她的丈夫皮特里斯·维伯（1858—1943年）。他们是英国改良主

义团体“费边社”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主张阶级合作，鼓吹通过议会斗争和平地实行社会主义，宣传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反对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都是社会沙文主义者。

科尔布（107页）

科尔布（1870—191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修正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屠拉梯（107页）

菲力浦·屠拉梯（1857—1932年），意大利社会党创始人之一，社会党右派首领，资产阶级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他主张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合作、最广泛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1922年，在意大利实行法西斯专政时期，他历任法西斯政府要职。列宁说：“屠拉梯是意大利的米勒兰”（《列宁全集》第8卷，第360页）。



(0.35)